

# 道難

羅華田



獨立出版社印行

羅莘田著

蜀

道

難

獨立出版社印行

# 蜀道難目錄

章節

頁數

謝序

自序

一	緣起	一
二	從昆明到重慶	二
三	從重慶到瀘州	六
四	敘永的一週間	九
五	十二天的沉悶生活	一四

蜀道難

一

304790

六 悶熱的板栗坳·····	二一
七 敍府的三日鄉居·····	三五
八 民教輪上·····	四〇
九 從竹根灘到嘉定·····	四三
十 峨眉四日遊·····	四九
甲、峨眉的山·····	五二
乙、峨眉的水·····	五八
丙、早晚的兩種奇觀·····	六二
丁、佛教的掌故和法物·····	六三
戊、關於「陳娘娘」的傳說·····	六九
己、峨眉的和尚·····	七六
庚、幾樁遺囑·····	七九

一一	觀光川大·····	八二
一二	走上了艱難的蜀道·····	八六
一三	嘗嘗成都跑警報的滋味·····	九八
一四	可靠的郵車居然出了「拐」·····	一一一
一五	趕上了「疲勞的轟炸」·····	一二一
一六	歌樂山的幾天喘息·····	一二四
一七	在天空過了生日·····	一三〇

目  
錄

## 序

冰心

蜀道難是西南聯大教授羅莘田先生，在民國三十年五月至八月，自雲南昆明至四川東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遊記。他的遊伴有梅月涵校長和鄭毅生教授。行期三個月，所用的交通工具有九種，參觀的學術機關十餘處，會到的老友新交更是不計其數。無怪他寫來灑灑七八萬言，有聲有色了。

我和羅莘田先生熟識，是在民國二十七年秋日。那年我們自北平南下，羅太太託我們帶幾套寒衣，到了昆明，把寒衣送出，羅先生就同陳雪屏先生來訪。文藻和羅先生是舊友重逢，當然高興，那天談話相當的多，我才得機會充分的傾教了羅先生的言論丰采。自那時起我們過往很密，能彀把羅先生加在我們知友的名單上，我覺得是非常榮幸。

羅先生是北平人，充滿着燕趙的氣息：誠懇、忠直、富於正義感，同時三十多年的讀書，又把他造成一個純粹的學者。恬淡灑落，霽月光風。同文藻談起文字語言來，若非有

人制止，他可以達旦不寐；和我提到詩詞歌曲，也是眉飛色舞，有時還引吭高歌，大有「唾壺擊缺」之概。但他也能同小孩到山下積水池邊「打水漂兒」，也能同廚娘竈婢談北方小吃。羅先生一到我們家裏，真是上下騰歡，這種秋月春風般的人格，現在是不多見的。

這篇遊記裏，便充分的表現了羅先生的人格：三個多月困難的旅途，拖泥帶水，戴月披風，逢山開路，過水搭橋，還倉皇的逃了好幾次警報，歷盡了抗戰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興一點不減，他研究了學術，賞玩了風景，採訪了民俗，慰問了朋友。路見不平，他憤激而不頹喪；遇見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賞流連，樂而忘返。這篇遊記，顯然不是一個「回憶」，一個「心影」，而是從他精密詳細的日記裏擴充引申出來的，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我以為將來若有人要知道抗戰中期蜀道上某時某地的旅途實情，學術狀況，人物動態的，這是一本必讀的書籍。

承羅先生囑為蜀道難寫序，我真是受寵若驚。我以為人生有三大樂事：一、朋友，二、讀書，三、旅行，羅先生與我有同感，假如最近的將來，羅先生在讀書之餘，能再出



來旅行一次，使忝居友末者，又得親其言論丰采，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希望了。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歌樂山，潛廬

蜀道難

## 蜀道難自序

劉彥和文心雕龍體性篇說：「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緣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傷，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風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傷，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可見人的才性是不能強同的。生來不是文學天才，更加缺乏素養，寫出文章來連自己看着都覺得不够味兒。況且人的智慧本來越用越靈，越擱越鈍，十幾年來把僅有的一點兒聰明才智整個的都用在蒐集排比，歸納推研上面去，即或偶爾發生一點文藝的靈感也被堆積在胸裏使得消化不了的材料給壓迫得一會兒就沒影兒了。記得民國十五年住在廈門，有一回和魯迅先生談天，問他近來有沒有創作。他說：「因為要編文學史講義不得不沉下心去蒐集材料，處理材料，心思一集中在這上面，自然而然地不會胡思亂想也就寫不出什麼文藝作品來了。人的才智沉下

去就浮不上來，浮上來也不容易沉下去。照我看創作和研究是不能同時兼顧的。『假若我要引這段話來解嘲，那麼，這就是我不能成文學家的原因。』

明白我的立場，那就請讀者們千萬別把這本小冊子當文學作品看。它只是個人生活的片段紀錄，有什麼就寫什麼，想怎樣寫就怎樣寫，既沒深湛的寄託更沒顧慮到修辭的技巧。至於爲什麼要寫它，却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去年從四川兜個大圈子回來，朋友們見面總要問：『你們在峨眉山玩得痛快罷？』好像那麼長的三個月，我們都佻哉游哉地消磨在峨眉山裏似的。爲使關心我們的人明瞭此行的真象，我情願花一些力夫把我們的遊踪記下來。第二、回到昆明我就大病幾殆，病後經醫生囑咐不許多看書，不許作嚴重的工作。可是，我生平最怕空閒，尤其在這孤獨的病後，假如沒點兒事情消遣，說不定一病方愈，一病又起。惟一的排解方法只有住在鄉下整理這一段的筆記，作爲『雪泥鴻爪』的留念。由於這兩個動機，我就每一禮拜寫出五六千字來送給當代評議表，連自己也沒想到下筆不能自休地居然扯了這麼長！

本來拿這樣拖沓冗長的文章佔了當代評論許多篇幅，我已經很不自安地應該向編者和讀者道歉了，現在陳雪屏先生又讓我把它結集起來印成單行本，格外使我有殃及手民的慚慚！有一位朋友嘗說：「俗語說『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人家的好。』我希望上句對，它偏不對；我盼着下句不對，它倒對了！」我對於這位朋友所說的下半句，因為太太遠在天涯，已經久別五年，姑且保留不談；對於他的上半句我却有充分的同情，深刻的自覺。說真的，我從來沒有自詡文章好過，尤其是對這本東西。可是，既承雪屏的好意要把它印出來給大家看，好壞只好任讀者們去估量罷。反正它也不够「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樂得隨緣流布，聽它自生自滅？是為序。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離平五週年紀念，在昆明。

蜀道難

# 蜀道難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測身西望長咨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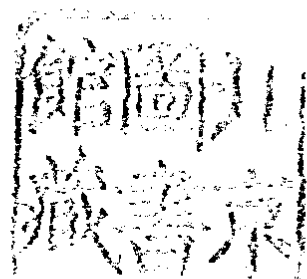
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

——節錄李白句。

## 一 緣起

我這次雖然沒經過夔門劍閣那樣艱難的『蜀道』，却在坦途中飽嘗了現代蜀道的艱難！

這次的旅程經過了東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長到三個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種：最進步的是飛機，最原始的是雞公車，介乎兩者之間的還有小汽車、木炭汽車，酒精卡車，輪船、柏木船，黃包車，滑竿等等。行期的大部分都耗費在等車，候



船，汽車拋錨，山洪沖斷公路……許多想不到的事情上面，真正花費在想到的地方，想作的事，想看的朋友，乃至於想游覽的山水等等上的時間，却並沒有多少。

我這次的旅伴有梅月涵鄒毅生兩先生。旅行的目的是爲到重慶向教育部接洽西南聯大的幾件校務，到敘永視察分校，到李莊參觀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並且審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三個畢業生的論文，到樂山峨眉成都各處參觀武漢、四川、華西、齊魯、金陵各大學，並且訪問幾位現在假期中的聯大老教授勸他們返校，順便還看看北大清華兩校的畢業同學在各地服務的狀況。自然，在公事方面他們兩位是主角，我不過負着一小部分任務罷了。

## 二 從昆明到重慶

從五月初起就開始爲定飛機票忙，連自己帶朋友不知跑了多少趟中國航空公司，好不容易才買到五月十六日的三張票。哪知道到了那一天下午在飛機場等到四點半鐘，可是「南



京號」飛到後，因為載重過量，駕駛員只准上兩個客人，結果只有梅先生和軍事委員會一位姓施的空身走成，連一件行李都沒准帶，教生和我，都被「刷」下來了！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五點，教生和我又接到中航的通知，讓我們當天夜裏三點五十分以前到公司。我們匆匆忙忙的把行裝收拾好，剛想睡一會兒覺，沒想到晚上十點半教生又接到公司的通知把他一個人推延到二十八日。挨到夜裏二點鐘，我獨自叫工友挑着行李，步行到寶善街。等到公司的職員慢慢的起來，把郵件和行李過完磅，天已經快亮了。五點鐘到了飛機場，又候了四十五分，「南京號」才從臘戍飛來，那天照公司所排的座位表，我列在第一，可是，這一班的郵件因為積壓了兩次已經有七百多基羅，飛機還沒來，公司裏的一個職員就在那兒說：「今天恐怕又只能走一兩位，無論如何羅先生反正走成了」。我心裏也在那麼想。哪知道飛機到了以後，當真只許上兩位客人，同行的裏頭有一位不大不小的官兒就站起來說：「我們的票是拿盧比買的，難道不讓我們走嗎」？於是就同他的祕書帶着從仰光買來的大小大小十幾包舶來品，氣宇軒昂的大踏步走上了飛機——公司的人既然不

敢惹他，只好自己把自己所定的位次表根本推翻。當時我心裏氣憤非常，很想揪住他問一問：「你所花的盧比難道不是耗費的國幣？你既然從贛戍買的通票，到昆明就不該下來，既然要下來就得跟別的客人一律看待」。後來一想，他雖然是貴人多忘事，至少我在南京和北平也還跟他同過幾次席，說起來總算是熟人。況且他採辦了那麼多來路貨，萬一奉有上命或閫令得剋期趕回重慶去交差，若是錯過一班，豈不就誤了他的要公？這樣一想，只好忍氣吞聲的仍以禮讓爲本。橫豎秀才遇見官，有理也含冤，他們既然不尊重社會秩序，你可有什麼法子？這樣一掃興，我真想根本打銷到四川的意思了。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兩點我和毅生又到了中航公司，這一天有一架容二十七個座位的大型機「嘉定號」飛渝，昆明可以上十個客人，四點十五分我們居然走成了。同機的熟人只有高韻琇女士和林君文奎給我們介紹的一位彭碧生師長——據說他是在崑崙關立過戰功的。六點四十分飛機在重慶南紀門外珊瑚壩降落，我們總算安安穩穩的到了陪都。

到重慶後住在黃家壩口中央飯店，當天晚上立刻給梅先生打電話，告訴我們的住址。

他住在通遠門裏市民醫院，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第二天早晨他就來看我們。這兩個禮拜裏他要辦的事已經辦完，在這裏等得很心焦，早就託付重慶清華中學傅任啟校長替我們定艙位，只要有船，立刻就到瀘州轉敘永。可是這一等又是一個禮拜。直到六月四日晚上十一點鐘才算在朝天門外磨兒石民生公司第七團船上了民文翰。

民文翰是民生公司前年新造的船，官艙很乾淨。不過這一次正趕上有一支從前方調下來的隊伍，要到樂山去休息，甲板上橫躺豎臥的都是武裝同志，簡直擠得連走道都沒有了。艙裏非常悶熱，外面又沒有迴旋的餘地，再加上「飛機」和「坦克」上下夾攻，這一宵壓根兒沒睡着。

### 三 從重慶到瀘州

六月五日上午九點十五分船開。太陽被烏雲遮着，江上不時的吹來陣陣涼風，比在重慶那幾天舒服多了。

下午四點半船到江津，稍停即開，八點半剛到白沙還沒靠岸，在朦朧的月色下，忽然傳來緊急警報的消息。事後推算，這正是重慶大隧道窒息案發生的時候。昨晚上船以前，舒舍子孫伏園約我們看川戲，假如船期晚一天，同時還有這個約會，說不定我們已經作了窒息鬼了。

在抗戰以前凡是坐過民生輪船的，都知道它設備完全，招待週到，注意衛生，火食適口；並且處處爲旅客的方便設想，連寄信，打電報，到碼頭的接送全都照顧到。可是我們這兩天在船上所感受的却和從前大不相同。頭等艙也還設備着洗澡間和沖水馬桶，不過洗澡盆變成統艙客人洗衣裳的工具，沖水馬桶壅塞的涓滴不通、臭氣薰天、假如你有點感冒，只要到廁所方便一下，管保不吃阿司匹靈就可以蒸的發汗，至於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火食當然推板，那更用不着說。民文算是民生公司現在頂好的一隻船，它尙且這樣，其餘的更可想而知了。自然，在這抗戰的時候，船隻缺乏，旅客擁擠，不能照太平年月那樣，也是勢所必至的，可是假使員司得人，管理得法，在可能的範圍裏也未嘗不可整頓一

下，好維持民生公司已往的令譽。現在聽說盧作孚先生要擺脫一切，仍舊整頓公司的業務，這一點很值得我們佩服。個人對於他手創的事業，無論到什麼時候都得像愛惜自己子女那樣的親切。自然盧君現在的地位和聲望已經超出這個初創的事業以外，不過對於這個頭生愛子總得要始終愛護的。

六日晨四點半船從白沙開，下午三點半到合江。這個地方出產荔枝，每斤索價三元。聽本省人說，現在還不大熟，味酸不好吃，所以沒敢嘗試，回想起增城的掛綠和廣州的糯米糍來，真不禁饒涎欲滴。五點半到瀘州，靠館驛碼頭。敘永分校同事黃中孚來接。上岸後他押着行李找旅館，我們先到中平遠路峨岷體育社去等他。這個地方是楊子惠作永甯道尹的時候建築的，裏面有茶社，酒家、宿舍、理髮店、沐浴室、照像館、體育場等，頗有小公園的規模。待一會兒中孚來了，一同到體育社對面的中央酒家吃晚飯。這家館子的老闆是紹興人，堂倌是常州人。聽着吳語的腔調，嘗着下江的口味，真不禁有「憶江南」的感想。剛吃完飯，第七區張清源專員來看梅先生。張專員是河北定興人，在北平的時候

曾經和馬偉青等合辦平民中學，說起來也是同行。去年分校成立時，承他幫忙不少，九點二十分，街上忽傳有預行警報，店舖紛紛閉門，我們到峨岷社後面的上海快活林去喝茶，預備有空襲警報再一同到專員公署去躲避。在月色朦朧楠木高聳的露天茶座裏茗清談，不由得想起古柏參天，朱薨碧瓦的北平中央公園來了。後來知道所傳的警報是一場虛驚；我們便回到江邊大來賓館去休息。

六月七日上午九點，中孚領着我們登中山去答拜張專員，談了半點多鐘，就從三岩腦渡江搬到藍田壩中國旅行社。這裏房間清潔，招待周到，定價低廉，比旁家旅館好的多了。經理薛卓鈞、南開出身，人很精明強幹。十二點五十分有空襲警報，我們躲在房後山上一間茅屋旁邊的楠木底下，沒多大工夫就解除了。

六月八日中午納溪瀘州的清華同學會在旅行社公議梅先生，約毅生和我作陪。飯後，梅先生報告西南聯大的近況，並勉勵清華同學努力作社會上的中級幹部，不可想作大官。五點多才散會。承李忍濤先生答應借我們一輛小汽車，九日就可以到敘永了。

#### 四 敘永的一週間

六月九日十點半從中國旅行社出發，順着川滇公路南行，路旁徧種着桂圓樹，綠蔭蔭地，實纍纍，頗有點兒南國的風味，這天正趕上個濃雲蔽日的陰天，車開起來，風颼颼地吹動了衫襖，身上登時爽快好多。過納谿縣後，沿着永寧河紆曲前進，水轉澄碧，山漸奇峭，田禾盈疇，地無隙壤。連山坡河埂都密密匝匝的種滿了莊稼，真正可算是善用地利了。敘生說，諸葛武侯在北伐以前，恐怕拿一隅的蜀地去抵抗中原，資源或不濟，於是先休養生息三年然後出兵，所以蜀志後主傳有「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的記載。地利的開發，或者從那時候起。途中經過渠壩驛，大洲驛，上馬場，九鼎山等。九鼎山上有關於吳三桂的遺跡，因為要下車過河，頗費時間，我們就沒能去憑弔。下午一點五十分到江門，午尖，兩點半繼續前進。路過馬嶺，是前北大教授張真如的故里；興隆場，是黃季陸的故里；車子都匆匆開過，沒能停留，四點半到敘永車站，有聯大分校庶務員羅岐生來接，他已

經在中國旅行社替我們定好房間了。旅行社是就着古萬壽寺改造的，清潔幽靜，勝於瀘州。經理虞偉如比瀘州的薛卓鈞還透着幹練。他在院子裏給我們布置了一個露天客廳，席棚雖然沒遮好，可是鋪着地氈，擺着藤椅，亦堂皇，也雅緻，簡直不像是僻處川南的內地樣兒。

當晚會到楊今甫先生，國文系的同人也找我來談這一年來大一國文的授課情形。夜裏下了很大的雨，蓋着棉被還嫌冷，這是我入川以來第一次感覺到的一點兒秋意。

「萬壽朝霞」算是敍永八景之一，可是第二天起來仍然落雨，因此我們雖然住在古萬壽寺的遺址也不能領略這個風景究竟有什麼好看。我們因為急於想看一看分校的種種，九點鐘就冒着雨進城，道路泥濘非常難走。敍永有兩個城：永寧河東是舊永寧縣城；河西是舊敍永廳城，關於他們建置的沿革，吳辰伯在星期評論上有一篇很詳細的攷證，這裏就不再複述了。聯大分校听估的地方一共有六處：東城兩處，總辦公處在縣文廟，女生宿舍在帝主宮；西城四處，先修班在府城隍廟，教室和工院宿舍在南華宮，教職員和大部分學生宿舍在春秋祠，圖書館和實驗室在天上宮。春秋祠原來是陝西會館，建築得很宏麗，朱薨



碧瓦，書棟雕樑，真有點兒像北平的幾個大祠宇。其中有一座祀神的戲臺，欄杆上刻着全部關羽事蹟，雕工精緻的很，拿它來作宿舍未免有點兒可惜，我們九點半到總辦公處，由楊今甫褚士荃領導着視察各部分，並到春秋祠拜訪各位同人。下午四點鐘梅先生在寓所召集分校校務委員會，報告常務委員會對於下年度分校問題考慮的經過，今甫因為突發高熱沒能出席。

六月十一日十點四十分我在縣文廟裏的第二十教室講演「中國人與中國文」，爲是讓一般學生知道大一國文的重要性，並略述西南聯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和師範學院國文學系的近況。聽衆約五百人，一年級的學生大部分都到了。十二點二十分有空襲警報下午三點緊急，三點四十分解除。這裏的同人和學生對於警報看得並不十分嚴重，除去少數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的朋友，大部分都不躲避。這種鎮定是不足爲訓的。大凡住在一個沒被轟炸過的城市裏的人們，差不多都有這種態度。可是一旦遭遇空襲就會受很多無謂的犧牲。以往的嘉定瀘州便可以當作殷鑒。所以梅先生在第二天的國民月會裏鄭重的提出這個意思

來請大家注意。四點梅先生約分校全體同人和各家眷屬在中國旅行社茶會。七點中國文學系同人在四川旅行社招待我晚餐，席間就便問起講讀的進度，作文的次數，分組的標準和各組學生的程度。我很高興本系這幾位同人都能在楊今甫彭嘯威兩先生領導之下，努力合作，各盡本分。

十二日上午十點冒雨進城到南華宮參加國民月會梅先生報告總校狀況，並告誡學生對於選擇院系應就個人才性學力和整個的學術前途着想，不可很短視的只注意到眼前的出路。午後三點清華同學會在南華宮招待梅先生，北大同學會在城東公園復興亭招待毅生和我。毅生報告學校南遷以後的狀況。我說學校是一個有機體，要求它的發展，得仗着每個細胞都能各盡本分。大家應當繼續發揚北大的「大」處，貫徹蔡子民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博大和堅貞」的精神，還得要流於散漫懈怠。此外譯學館的老同學謝致端（式瑾）和吳之椿程毓淮兩位教授都有演說，程先生的話尤為誠懇動人。

十三日天已轉晴。下午三點歷史學會代表許受謬約毅生和我在二十教室演講。毅生講

「研究歷史應注意的幾點」擴出敘水史地就近舉例，頗為動聽。我的講題是「讀書八式」共分涵泳自得，採花釀蜜，剝繭抽絲，磁石引鐵，披砂揀金，郢書燕說，過眼雲煙，擇摻鉅訂八目。第一式為愛好文藝，或性近玄思的來說；第二式為銖積寸累，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的來說；第三式為鑽研一題，逐漸深入的來說；第四式為學有重心，左右逢源的來說；第五式為信手翻檢，撫晉菁華的來說；第六式為穿鑿附會，自欺欺人的來說；第七式為隨眼滑過，不求甚解的來說；第八式為標竊陳言，因襲推砌的來說。這無非想指出幾種念書的方法來好教學生知道怎樣抉擇。聽眾約三百餘人。講畢汗流浹背，辰伯在西南餐廳招待冷飲。晚六點訪今甫談總校中國文學系近況，並詢問分校大一國文的各種問題。

十四日決不返瀘州。上午十一點從中國旅行社出發，黃中孚、陳耕陶同行。下午一點半抵大洲驛，茶尖。大洲驛的對岸就是護國鎮，從前叫做敘蓬溪。民國五年護國之役蔡松坡的司令部曾經設在這個地方，因此才改成現在的名稱。在大洲驛河邊的「護國巖」上面還刻着蔡松坡的題字。兩點多鐘到花背溪參觀汪殿華主持的化驗室。李忍濤、楊昌齡、姚筱端

三位昨晚從古宋趕來，也在這裏等候我們。這個地方楠木高聳，叢竹徧山，背嶺臨溪，非常幽靜。六點半渡河登車，忍濤領導我們到雙河場參觀他所領導的一部分學生們住處，所有寢室、游藝室、講堂、廚房等都作到紀律化、整潔化的地步。參觀完了和忍濤握別，送昌齡筱端回納谿。八點多才趕回藍田壩。

## 五 十二天的沉悶生活

回到瀘州以後，原定遇着便車先到成都，轉峨眉，過嘉定；然後坐船順岷江而下到敘府，再轉李莊，返重慶。可是從六月十五日到二十六日不幸碰上八天陰雨，不單公路局的客車一律停開，連其他的運輸車或商車也找不着一輛，中孚一向有「瀘州通」的雅號，他走在街市上，過不了三步就得碰見一個熟人，大部分店舖對於他都有個點頭的交情；而且張專員是他的老師，警察局長樊奎是他的親戚；到了西南運輸處和航空委員會，他還可以拿出客家式的廣府話來敘一敘鄉里。因此去年分校成立的時候，教職員學生在瀘州找車，很

得到他不少的幫助。——可是這一回他雖然費盡了「牛」勁，想盡了方法，結果還是急得一籌莫展。在這十二天裏，我們天天作走的打算，可是天天走不成功，濡滯焦灼無可如何，在我們這次旅程中算是最沉悶的一段。

六月十五日早八點，吳敬直派人約梅先生和我們三個到羅漢場去玩。梅先生坐滑竿先從小道走了。我和毅生中孚渡江到瀘州，再從館驛嘴過渡到羅漢場。剛登岸就看見「敵機入川」的黃旗十二點半接着發了空襲警報，我們趕緊步行五里多路才到了吳宅。這裏門禁森嚴，遇到警報尤其緊張。中孚在門口給敬直打電話，打了好久，楊幼民和吳宅的用人把我們領進去。羅漢場是瀘州最廣敞的田壩，敬直管領的一部分，佔地一千八百多畝，面江環山，遠離市塵，是一個可以安心工作的地方，在這裏會到許多研究化學工程的朋友，大致都是由清華北大和浙江高工三校出身的。下午淋浴一次，把幾天來的黏汗和污垢都洗淨了。晚間往在青岡寺新建的宿舍。天氣悶極，電扇一直開到十二點鐘，還是熱的睡不着覺。在羅漢場的第二天，由那裏的幾位朋友引導，看了許多地方，得了許多知識。像我這

樣和理工隔離很遠的人，才知道蔗糖，食鹽，棉花，硫磺有那麼許多妙用。頗悔自己在故紙堆裏翻了半生頭斗，對於自然界許多現象却完全忽略了。

到羅漢場後曾經打過幾次電話接洽車子，但是毫無結果，心裏着急非常。十七日一早起來就想回藍田壩去親自進行。八點半敬直和幼民冒着雨送我們到碼頭，大家的週身衣服都淋濕了。這時候大雨滂沱，江流洶湧，眼看着一隻小船從小米灘打落到泰安場。梢公畏難，不肯開船，我們也面面相覷的略有戒心，於是敬直又挽勸我們折回他的家裏。午飯後再返寓所休息。下午三點半幼民帶着三架滑竿接我們到碼頭，敬直和許多朋友又都冒着雨送行。四點十分開船。船上共有九名船夫：掌舵的梢公是一個將近五十歲的小老頭兒，留着兩撇小黑鬍鬚，載着斗笠，穿着蓑衣，一邊把舵，一邊搖櫓，態度非常安閒。其餘的八名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體格健全，精神活潑，身上只穿着短褲和背心，週身的筋肉很壯美的暴露着，假使我是個畫家或雕刻家，眼前便擺着幾個現成的「模得兒」。這時候江水高漲，勢頗險急，逆流而行，很感覺緊張吃力。沿江一共經過五個險灘，現在還叫得上

名兒來的，有小米灘，黃灘，土地灘等。每到過灘的時候，稍公在後邊定準舵的方向，控制着繚繩的長短，還得高聲喊叫，指揮夥計。這時候他的臉部表情雖然沒有平常那麼安閒，可是急而不迫，忙而不亂，很够一個遇到艱難困苦時候的領袖樣兒，另外一個人在船頭執篙支撐者船身，不讓它撞到石頭上，遇到灘更險急的當兒他便跳下水去，用手來推挽。其餘的七個人都上岸去拉繚，有時候全身俯伏地上，手足並用，竭盡全身的力量和稍公呼應着，才能渡過難關。過了險灘後，稍公的態度照常安閑起來，那拉繚的七個人也一齊跳到船上搖槳唱歌，其聲「邪訃」，詞意不甚可辨；每到興至的時候，他們便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銳聲急呼。這不過是精神被揚起來，好抵抗逆流的阻力罷了。合起這九個人的力量來，雖然盡刀支撐着，可是船到了瀘州的民生碼頭已經六點多了。稍公因為天晚流急，不肯再把我們送到藍田壩。不得已冒雨登岸，乘車到三崖腦，匆匆忙忙的上了一個渡船。這個船上的船夫年老性貪，正趕上他渡客的一輪子，一定不肯「單推」。在江流漲得這麼大，天這麼黑的時候，他還不怕取重過量，極力招攬客人；而且一個人獨力支撐

着，鬧前後不能相顧，走了沒多遠就擱淺了。幸而枕着一個同船的幫他在前邊搖，他在後面撐，才勉勉強強的放到金鷄渡。在黑暗中冒雨上坡，幾乎失足落水。金鷄渡離藍田壩還有五里，我們登岸後，在大雨中，上頭淋着，底下臥着，暗中摸索的走了這麼遠的陌生的泥途，這真是生平第一次經驗。八點四十分到了藍田壩，簡直淋得像水鷄子一般，趕緊跑到一家北方館子一品香去吃晚飯，喝了一點燒酒，回到中國旅行社又洗了一個熱水澡，幸而算是沒得了Pneumonia

十八十九兩天在旅行社閑待着，更覺得沉悶焦急。二十日上午四點多鐘起來解手，忽然覺得右脚作疼，起床以後更加利害，用熱水盪洗也不見效。十點多鐘社中紛傳有空襲警報，我勉強拄着手杖，一瘤一拐的走到後面的墳山裏去躲避。十一點果然敲了緊急警報的鐘，剛過十分鐘就聽見機聲隆隆在雲層裏飛向西南去。十二點二十分又有敵機四架從頭上飛過去，過了二十分鐘有三架又折回來，不知究竟是敵機還是我機，下午一點半回到社裏吃午飯，沒有多久警報就解除了。三點，中孚催我們過江說是在那邊等車比較方便。於是



帶着行李從藍田壩過渡到澄溪口。我走路時右脚疼極了，上下船更感覺困難，過江後雇着一輛車才到了福來飯店，這家飯店裏人聲嘈雜、茶房傲慢，費了許多時候。也找不着合適房間。後來中孚託某偵緝隊長向賬房去談，他們才答應在一點鐘後給我們騰出三間房來。暫時先開了一間房讓我們休息一下，這時候我的右脚還疼，於是跑到後面浴室去洗澡，讓一個搓背的用虎骨酒揉了幾下居然鬆快許多。晚飯以後房間仍無着落，殺生索性搬到大來賓館去了。中孚又向櫃房交涉算是給我讓出一間房來。這間房潮濕湫隘，蚊帳離着床有三尺多遠，此外只有一張打牌桌和四個小凳，我因為腳疼帶累的非常疲倦，急不暇擇的就住了。誰知睡下以後，店中附設海國春飯館喧囂狂喊，簡直吵得不能成眠。夜裏大約一點多鐘忽然有人來敲我的房門，和茶房吵着要房，我只好充耳不聞置之不理。這個飯店是當地師部某處長開的，我在民文輪上的時候。同艙一位彭參謀就介紹它是瀘州第一家旅館，我前一次過瀘州還有些「心嚮往之」。現在才知道這原來是瀘州的「租界」，對於我們這班過路的老實客人是不大歡迎的。

三十一日上午我和梅先生也搬到太來賓館，以避喧囂。在這裏一直等了五天，到內江的車子還是渺無消息。這幾天真沉悶極了。每日三餐差不都在本地小館子「成都味」飽嘗過江豆花，甜鹹燒白，麻婆豆腐，豆瓣鮰魚等等川味。二十二日上午冒着雨在中央銀行躲了一次警報；二十三和二十六兩天又在新村東華建築公司躲了兩次警報，把饒輔民和唐鄰岳兩位工程師攪擾的不輕，而且在土人所謂「轆子洞」（實際就最古代的崖墓）裏躲避過三個鐘頭。二十四日冒雨登白塔寺廢墟，俯瞰長江沱江會流的狀況。起初一股黃流，一股碧流，各不相混的顯然分開：乍會合的當兒，碧流還沒完全泯沒了它的本色，漸漸的因為黃流水大，原來的澄碧終於變成渾黃，再想分別哪是長江，哪是沱江，就很不容易了。二十五日好不容易碰到了晴天，我們便乘輿到三崖腦湖北茶社去臨眺長江，看看不舍晝夜的滾滾江流，持續的在動，不停的在變。當它遇到灘石，碰着暗礁。也會激起些波旋，可是轉瞬間還不是立即消逝嗎？悟得此理，那麼人生還有什麼值得沾滯？

二十六日躲完警報以後，實在不願意再這樣不進不退的沉悶下去了，我們三個人商量

的結果，決定第二天跟輔民鄰岳結伴先赴李莊。於是這十二天的僵局才算打開了。

## 六 悶熱的板栗壩

六月二十七日，夜裏三點半，從大來賓館趕到合衆碼頭，上長豐輪，中孚來送行。長豐是往來瀘州敘府之間的小船，每禮拜可以往返三次。船上客人擠極了，我們把行李下艙後，勉強在尾樓找到四個位子，坐下去立刻就轉動不靈無迴旋的餘地。五點二十五分開船，太陽沒出來以前，江風吹得頗有寒意。沿途經過納溪，大渡口，二龍口，並沒有客人上船。到了江安突然上來二十幾個香客，大約有廿多人，船上越發擠得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了。這時候船身有點兒載重過量，兩邊的客人站得稍欠平衡便常有傾側的現象。一個禿頂的老旅客急得打着川腔大聲喚起同船人們的注意，怕是出了意外的危險！幸而下午一點二十五分到南溪，又過了兩個半鐘頭就攏了李莊。船到李莊並不靠碼頭，仍然「開慢車」走着，只有一個小擺渡用竹篙釣住船幫，旅客先匆匆忙忙的下到小船上，然後才能攏岸。

這種下船法，船上人叫做「遞漂兒」；乍一聽起來頗有點兒耽心，及至身臨其境，也就平平安穩的登岸了。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離李莊鎮還有八里多。我們下船後雇了兩個挑夫担着行李，慢慢的跟着他們走。離開市鎮，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約有半點鐘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個地方叫木魚石，已經汗流浹背，喘得上氣不接下氣。躲在一顆榕樹蔭下休息了一會兒等汗乾了，才繼續登山。又拐了三個灣兒，已經看不見長江了，汗也把襯衫浸透了，還看不見一所像樣兒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個衆纒逃拱的山窪裏，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張家大院。

板栗坳的住戶都姓張，他們的祖先是張獻忠亂後搬到此地的。它的區域裏房子很多，史語所一共租了桂花坳，田邊上，朝門口，牌坊頭，戲樓院，新房子等六所。我和毅生住牌坊頭的花廳院，梅先生住在朝門口的李方桂先生家裏。牌坊頭是清朝咸豐年間奮武校尉張繁先建造的。他的官雖然不大，房子却蓋得很堂皇。只可惜當年對於通風透光的設

計太不講究，所以大部分房間差不多是既悶且暗。那天晚上溫度表始終沒降到九十度以下，熱得我通宵沒睡着。

二十八日上午董彥堂先生引導我們參觀戲樓院第三組公室，他的房裏偏處都是天算材料，這位甲骨文專家的興趣，至少暫時是從烏龜殼兒跳到天文台上去了。後來又到新房子參觀別藏書庫和第一組辦公室。下午四點，方桂領我們到田邊上參觀西文書庫，第二組辦公室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辦事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學生留在李莊的有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李孝定四個人。馬劉兩君受李方桂丁梧梓兩先生指導，李君受董彥堂先生指導。李董丁三位先生對於他們都很懇切熱心。據馬君告訴我說，李先生常常因為和他討論撒尼語裏面的問題竟致忘記了吃飯，這真當得起「誨人不倦」四個字。任君研究的題目是「理學探源」，他在這裏雖然沒有指定的導師。可是治學風氣的薰陶，參考圖書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處。這一天聽說有空襲警報，但是史語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並沒受影響，專從這一點來說，就比住在都市裏強的多。天還是照常悶熱，汗不斷的在滴，中午太陽晒

在背上好以火烤一樣。

二十九日上午九點，彥堂領着我們到石崖灣社會科學研究所。毒花花的太陽在頭上晒着。走了四里坑坎崎嶇的小路，一隻手撐着傘，一隻手拄着杖，在狹窄的田埂上走的時候，雖然不至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那樣恐懼，可是兩隻眼睛老得看着道兒，時常有一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堦」的戒惕。這時候即使有好的風景也顧不得欣賞了。十一點到社會所，會到陶孟和先生並參觀湯象龍梁方仲兩君的工作室。孟和先生的住處和社會所的大部分本來在門官田，那裏更偏僻難走，假定關在家裏不出門，簡直就可以和外界隔絕，所以社會所同人管這一個所長官舍叫做「悶官田」。我們走到石崖灣後又熱又累，休息許久，還止不住出汗。幸虧這幾位社會學家曉得民間疾苦，他們用涼水浸濕了手帕，換替着讓我們揩汗。可是中午到鎮上吃了一次飯，剛吹乾了的汗衫又濕透了。十點多鐘有空襲警報，十一點和下午一點半聽見兩次很利害的轟炸聲音。據住在李莊的人說，這是轟炸重慶的回響，第二天一對報紙所記的空襲時間，果然不錯，可是我們在瀘州爲什麼反倒聽不見呢？

下午到羊街去看李濟之，梁思永先生。思永的胃病好多了，精神也頗好；濟之還像從前那麼胖，在這室內溫度高到一百零六度的熱天，他未免有點兒受罪。

三十日，上午九點，方桂陪着我們到上場參觀中央博物院和營造學社。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搬到四川不久就患氣管炎，纏綿病榻已經半年多了。我們看她去的時候，她正在院子裏躺在帆布床上曬太陽，雖然臉色稍顯憔悴，聲音略帶暗啞，可是還像好着時候一樣的健談。說起她的弟弟在成都殉國的情形來，又興奮又傷感，在我們告辭以前簡直沒法兒止住她的談鋒。十一點十五分又聽見轟炸重慶的聲音，比前一次更顯着清楚。當天留在濟之家裏並沒有回板栗坳。

七月一日，上午十點，再到石崖灣訪孟相先生，在極熱的天漸下，聽梁方仲談陝北的情形，凌純聲談滇緬勘界的故事，好像服了清涼散一樣，給我們祛除了不少的暑氣。下午七點，返牌坊頭，和十位北大同學談到十點多才睡。

二日上午，約劉君念和來，評訂他所作的「史記漢書文選舊音輯證」。關於中國音韻史

的研究，清代幾位漢學家在周秦一部分已經有過很大的貢獻，漢魏以下從前還沒有人注重過。顧亭林作唐韻正間或採取經典釋文，洪亮吉作漢魏音僅只收集一些讀若響况的舊讀，都不能算是系統的研究。我所從事的經典釋文音切考和漢魏六朝韻譜，周君祖謨從萬象名義裏鈎稽原本玉篇的音系，都是朝着這個方向走的。劉君這種工作，從前吳承仕的經籍舊音也收集了一部分，不過經籍舊音祇印了敍錄一卷，其餘的究竟作到什麼程度，一直到吳君已經蓋棺論定我們還沒看見。所以劉君不妨仍舊作他的獨立研究。他這篇論文一共收了服虔，應劭，鄭氏，李奇，蘇林，如淳，孟康，韋昭，晉灼，郭璞，徐廣，裴駭，鄒誕，生，蕭該十四家，每家各分上下兩卷，上卷爲音錄，彙列直音和反切；下卷爲音證比勘當人讀音和廣韻切語的異同。可惜各家的音切最多不過四百多條，少的才三十幾條，要想把各家的音切系聯成貫借以考見他的聲韻系統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就大體上看來，各家和廣韻相同的十之六七，不同的只有十之三四。不同的原因，「一曰字有假借注家以本字讀之（例如漢書杜周傳「因勢而抵隍」服虔注「隍音義」案，抵隍義爲擊，廣韻作擻，與義音



同，注「擊也」。集韻隄有虛宜一音，爲擗之重文，注「毀也，通作擗」；一曰義有難解，注家改字讀（例如，漢書禮樂志「吟青黃」，服虔注「吟音含」。案吟之音含，非擬其音，乃易其字，此與鄭康成注三禮之讀爲例同。服蓋讀吟爲函容之函，或含噤之含也。）；一曰字具數義注家分別其音（例如，漢書高紀「高祖常告歸之田」服虔注「告音如嗥呼之嗥」。案，集韻告有乎刀一音，重文有劬注「休謁也，漢書告歸之田，或從刀作劬」。休謁之告音讀爲嗥，服氏當時蓋有此語以別於告語之告，故據以釋漢書，此卽異義異音之例）；一曰人名地名隨其方俗之呼（例如漢書地理志「樂浪郡黏蟬」，服虔注「蟬音提」。案，集韻蟬有田奚一音，注「黏提縣名，在樂浪」。又漢書古今人表「冷淪氏」，服虔注「淪音鏗」。案，集韻淪有姑頑一音，注「姓也，古有冷淪氏。」）：凡此四類其讀音之異俱不足以爲推究作者當時聲韻之據。「劉君最初的目的，本來想「考鏡漢魏六朝之音讀，」可是最後所得的結里只是「輯成專篇，易於省覽，慎審比勘，正其訛又。世之治漢魏六朝音韻學者欲取三書舊音以爲佐證，略省翻檢之勞，稍減校讎之苦」罷了。本來

整理史料的工作，只要能「如實的」把它臚列出來，在這門學問的本身上就是一種貢獻；若是超出材料的範圍牽強傅會的去臆斷，即使有非常可喜的意見也等於在沙漠上蓋房子。因此我認爲劉君的研究結果還是成功的，只批示十點意見讓他依照修改。

下午看楊光先所作的「不得已」兩本。去年冬天我整理昭雪湯若望文件裏的羅馬對音，急需參考這部書，一直到這時候才能看到，可見現在作學問的困難了。清初這場教案鬧了許久，株連的很多。要判定它的是非曲直，第一牽涉曆法問題。還誠如當時議政王大臣所說：「曆法神微，難以遠定。」在他們爭議不已的時候，康熙帝深感「已所未學，不能定其是非，」於是「發憤研討，卒能深造密微，窮極其闡奧。」可見這件事是不能憑空臆斷的。關於這一點我很希望彥堂能夠發表一點兒意見。第二還得明瞭當時的政治背景。在楊光先一方面斥天主教爲妄言惑衆，蓄意謀叛；在南懷仁一方面又說楊光先依附龜拜、紊亂曆法、誣陷無辜。他們的真相如何，我在這裏且不多說外行話，留給研究清史的朋友去解決。我只根據何大化(R. P. Antoine de Gouveau)所印 *Innocentia Victrix* 裏面的對

音材料作了一篇「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的貢獻補」，爲是和我從前根據程氏墨苑裏利瑪竇的羅馬字對音及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所作的那篇文章互相印證，好把清初的官話系統弄得更清楚一點兒。我所以能寫成這篇文章，還得謝謝向覺明先生供給我那一批珍貴的材料。

晚上和史語所十幾位老同事在牌坊頭的堂前聚談。上弦月穿過喬楠的枝葉，疏影酒在地上，大家有說，有笑，有唱；也莊，也諧，也雅。不由得想起廣州東山的柏園，北平北海靜心齋的疊翠樓，蜀畫軒，蠶壇的「董西廂」；東單牌樓的洋溢胡同；上海小萬柳堂的帆影樓和南京的北極閣。一恍兒又過了快十年了。

三日，上午，約馬君學良來，評訂他所作的撒尼俚語語法。撒尼是俚俚族的一個支名，他們居住的區域以雲南的路南，宜良，瀘西，陸良等縣和昆明近郊的幾個村落較多。這篇文章的材料是從路南縣城東南三十里的黑泥村得來的。前人關於撒尼語的研究當以法教士鄧明德 (Paul Vial) 所著的 *Dictionnaire Francais Lolo Dialecte Gni* 一書，所包含的材料最爲豐富，並且還收有俚俚的文字，這是研究俚俚語言文字不可缺少的一部

書。但是這部書裏關於語音的記載並沒有詳細的說明，有些地方還有把不同的音類混而爲一的嫌疑。而且據他自己說，他的字典不是根據一個地方的方言，有時採取甲一個地方的讀音，有時又拿乙一個地方的方言作標準。他爲各地實用方便起見，原沒有大妨礙，但在音韻系統上就未免有些混亂了。馬君在二十九年春天曾經跟着李方桂先生由昆明到路南縣的尾則村去調查撒尼語言，回昆明後，李先生就讓他訂 *Yin* 氏的字典。後來他又找到一位黑泥村的發音人把這部字典重理了一過，並且增補了許多詞彙，另外又記錄了五十幾則故事和風俗謎語等，這些材料足夠他研究撒尼語言的音韻，詞彙和語法之用。現在所提出的只是音韻和語法兩部分，約佔論文全部的二分之一。他根據李先生研究漢藏語語法的新見解（參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演集第一輯漢藏系語言的研究法）把詞類分爲名詞、數詞、謂詞、助詞，感歎詞五類，把句法分爲主要成分，附加成分，疑問句，複句，重疊語五項；完全從這種語言本身的結構去歸納各詞的形式和作用。單就這一點來看，就比因襲印歐語語法去照貓畫虎的強多了。李先生對我說，他這篇論文在已經出版的關於傣僳語

的著作裏算是頂好的。這雖然含着獎掖後學的意思。但是我看過論文初稿後，也覺得李先生的話不算是十分阿好或過譽。我一方面佩服馬君鑽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謝李先生指導的得法。自從幾個文化團體流亡到西南後大家對於研究藏漢系的語言頗感覺濃厚的興趣。但是我們却不想一個人包攬好些種語言，我們只想訓練幾個年輕的明友各走一條路，然後彙總去作比較的研究。這幾年來，除馬君外，還有陳三蘇女士治苗語，傅懋勤君治傣語和麼些語，張琨君治擺夷語和民家語，那慶蘭君治仲家和水戶語，葛毅卿君治苗僂語，高華年君治納蘇語和窩尼語，都有相當的成績。當這抗戰期間，圖書儀器俱感缺乏的時間，這也算是我們這一行的一點兒意外的收穫。

下午四時教生約集方桂彥堂楷梓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會議決定任馬劉三生的口試辦法，天還是照舊熱，室內溫度上午九十二，中午九十六。

四日上午，約任君繼愈來評訂他所作的「理學探源」。他在論文節要裏自述宗旨說：「治哲學史首在辨其異同。同者何？心也，理也。異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則同

具此理，語其實際東聖西聖若合符節。萬民雖衆，卽是一人之心；百世雖久，卽是當下之理。萬象森然不礙其爲一本，此卽所謂同。理誠一矣，然其表證之殊，其語言文字之習慣，當前所受之塵境，問題之結癥。則各民族社會不盡同，各人亦異，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神面貌，則所謂象也，迹也，此其所以異也。」「既明理一分殊，則見千萬變化而不離其宗。先秦諸子開後來各派之先河，雖多引而未發不若後來哲學之精析詳明，而其規模大體已具，所見者大，所涉者廣，此肇造之基也。先秦諸子開其規模之大，兩漢諸儒釋其條目之繁，先秦衆派分流，兩漢雜融並收，其開拓之功亦不可忽。魏晉玄學會通諸家大易，道家老莊，超出漢儒天人感應，陰陽五行纖緯之說，由宇宙生成之研究進而究心性之要旨，與宇宙之本真，旨彌遠而義彌精。而佛家空宗東漸，正值此土玄風昌熾之時，不謀而合，相得益彰。無佛法之東來，玄學或將不如此之盛；無玄學之基礎，佛法縱來亦不能行；此種演進，誠乃必然而自然，隋唐之際，佛教大行，東土固有學術反似晦然無光，習而不察，莫不知此爲中國文化中絕時期，實則不然。隋唐時最大宗派有四：天台，華嚴，法

相，禪宗是也。僅法相一宗極近印度宗風故不久即消絕而不復振。其餘三宗皆爲中國思想，謂之爲佛學影響中國，勿寧謂之爲中國改造佛學，爲更近理也。宋興百年，儒家復振於五代禪學鼎盛之後，襲魏晉之玄風，承孔孟之餘緒，於理氣性命心體善惡之問題，作一空前之總結束。從此內之如心性之源，外之如造化之妙，推之爲修齊治平，存之爲格致誠正，無不極其廣大精微。此仍爲一理一貫發展之迹，非自外來也。他又說：「吾學思想發展之序莫不相反相成，迭爲消長。後一時期之得，即前一時期之失，此前一時期之失，即是由於修正其以往之失誤而來。先秦諸家引而未發，兩漢諸儒推演其修理之極致，調和其門戶之異同，自有其長，其失則流爲繁蕪，將哲學之理致說成科學之知解，即陰陽五行之天道觀是也。強爲調和門戶之異同，則失之雜糅而不能融化，呂覽淮南是也。魏晉玄學救叱流失，去其固執繁瑣，廓清其牽強傳會，而濟之以清通簡易，由宇宙論進而爲本體論，漢儒之蔽去矣。其失則在外世遺俗流爲空談，侈於虛勝，乃有本末夷夏之爭，常理大小之辯，六家七宗各標懸解，南北兩統競立宗風。是以隋唐佛學代興，雖不踴發義解，

然其救玄學之流失故尚章句之學，重禪戒之行，立判教之義，和諸家之爭，此又一修正改進之迹也。其失也，則爲滯守文句，養成經生、將失筌筌之旨；專注禪定又易流於偏枯，判教之說與義理關涉甚少，矯此流失，禪學以興。禪學初祖菩提摩達似不能與天台之智顛，華嚴之法藏，法相之玄奘相提並論，且爲魏境文學之士所不齒，及五傳之後守則蔚爲大宗，風靡天下。蓋其直指本源，明心見性，易簡工夫正可對治前期支離之失也。然行之既久，不免走作，疑似之際則有浮光掠影之譏。一棒一喝，可作一時權教之藥餌，疑不可爲長久施教之法，爲求解脫，反增繁縛。是以宋代理學發軔，首排禪學，比之爲賊仁害義之楊墨；此又爲一改進發展之跡也。最後總結道：「凡此數端皆此本文所願闡發之義，求其考訂精詳則有所未遑，求其史迹纂述則力所未盡，但就問題發展爲中心，各家各派爲緯，以明其逐步演進之迹，沿流而求源，不以貌似而信其同，不以迹乖而信其異，就哲學思想之本身以顯示吾國文化之真精神，此爲本文立言宗旨」。任君在湯錫予賀自昭兩位先生指導之下，兩年的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窮源竟委的作出這樣一篇論文來，足見他很能沉



潛努力。論文全稿雖然還沒抄完，看過旨要和綱目也約略可以窺見一斑了。我和他談完話覺得很滿意，只對於全文結構上表示幾點意見。

李君孝定今年春天纔到李莊，他的研究範圍是古文字學。彥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現有的材料編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後，再定論文題目。他能夠跟着董先生看到外邊罕見的材料，受到踏實謹嚴的訓練，將來的成就應該很有可觀的。一恍兒在板栗坳又住了八天。在這酷暑鬱蒸的天氣下，關在四面不透風的山窪裏，也算把要作的事勉強辦完了。要想換個地方風涼風涼，決定七月五日還搭長豐輪到敘府去。

## 七 敘府的三日鄉居

七月五日早晨五點鐘起來收束行李，七點半從牌坊頭動身。史語所的同入有的送到半山茅亭、有的送到上壩、還有一直送到李莊的。下山後又看了看徽因和濟之，下午一點半才到江邊的輪江茶社去候船，最不敢當的，連那七十多歲的郢客老人也親自來握手江干，

表示惜別的感覺！三點長豐輪到，還用「遞漂兒」的法子上船。船上並不太擠，可是好位子都被別人佔完了。五點二十分到敘府合江門碼頭，並沒看見熟人來接。剛要下船，忽然有一個老頭兒嘴裏念念叨叨的說：「那一位是梅校長」？原來是輔民派來接我們的。據他說：鄰岳到威遠包工去了；輔民和一位鄧君廷法已經來接過好幾次，全都撲了空。

上岸後，雇黃包車到西門外兩路橋白廟子，在路上就看見「敵機入川」的黃旗，到唐家沒多久，空襲警報就響了。這裏的情報台就在唐家斜對面的翠屏山上，放警哨用手搖機，長短音的界限很不清楚，放哨以外還有四根掛短燈的高杆，遇到警報的時候，按照杆子的順序，分別警報的緩急，各掛一個紅燈：預行掛在第一根杆子上，空襲在第二根杆子上，緊急掛在第三根杆子上，解除掛在第四根杆子上。這天晚上空襲以後並沒有續發緊急警報就解除了。可是在七點多鐘，疏散的羣衆們都仰着頭眼巴巴的看見第三根杆子上的紅燈已經掛出來了。不過還都沒露出撒腿就跑的慌張神態來，仍舊站在那兒期待着；我想他們這一剎那間的緊張情緒大概也和我差不多，不多一會兒第四根杆子上的紅燈，往上一

繫，驀然間就聽見大家弛放的笑聲了。關於這一點，我認爲敝府的防空司令部還應該參照昆明或重慶的辦法改良一下才好。否則既費杆子又費燈，晚上還得費蠟燭，尤其增加人民不少的緊張恐怖焦急的心情。不知在當地有什麼困難沒有？

警報解除後，我們和輔民、廷法、唐太太，在房子外頭乘涼，微風習習的比李莊舒服多了。

六日上午八點半發空襲警報，不大會兒就解除了。天氣忽然又悶熱起來，早晨室內八十八度，中午升到九十三度。熱得無可奈何，跑到江邊去看游泳，也不覺得涼快。四點多鐘到兩路橋附近青年服務社附設精益飯店去喝茶。一進門就看見有劈劈拍拍打得正歡的七桌麻將！參加的人物有穿黑烤綢短衫褲的，有穿軍服的，有赤着膊只穿一件汗背心的。尤其引我們注意的，其中一桌有四個青年，三男一女，都穿着藍布長衫，年紀大約在二十上下，看樣子很像學生，他們的鈔票雖然沒有另外那些人的充裕，却也聚精會神的努力從事「上部運動」，似乎比預備考試勤懇多了。我頗佩服這個飯店對於「青年服務」無微不至。

至。席將散場之後，那些穿短衣的擺了三棹酒席大吃大喝起來。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一個面帶煙容的瘦漢子站起來報告新舊會員的人數和捐款的多少，報告完了，並沒聽見什麼討論，他們抹抹嘴兒散了，我們也就回去了。這一羣人是不是所謂「胞哥兒」呢？

提到「胞哥兒」，我們幾乎還得借重他們弟兄們呢。五日晚上聽說，民生公司到嘉定的船還照常開行。可是六日上午又聽說公司裏因為好幾天沒下雨，岷江的水落下六尺多，上行船已經停駛了。假如還繼續不下雨，復航的希望簡直很少。這個消息傳來讓我們非常焦灼。要想急着動身，只有坐滑竿走陸路的一個法子。這樣不單費錢，吃苦，而且為求路上平安還得「找舵把子」寫保險信。「舵把子」是四川哥老會首領的稱呼，在會的弟兄叫做「胞哥兒」，據說敘府的胞哥兒有仁義禮信四派，下面又分三十六幫，以「敘榮樂」幫人數最多，它的舵把子在敘府是很站得起來的人物。每幫裏有大哥，三哥，五哥，沒有二哥，四哥，三哥是担任交際的，五哥是管理事務的。像我們在精益飯店看見那個瘦漢子，大約就是五哥之流。

沒想到我們在敘府會碰着抗戰四週年紀念日。這個日子料想不會沒警報，果然，七點五十分空襲的哨子就響了。八點多聽見兩次轟炸的聲音，據說這還是從重慶傳來的回響，和我們在李莊所聽到的一樣。這是很奇怪的現象。我們在瀘州以北從來沒聽見過這種回響，何以往南到了李莊敘府反倒聽得清楚了呢？這得請研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物理學的專家們給我們解釋一下。

警報解除後，輔民從城裏回來說，民生公司八日有民教輪上行，不過是差船，不賣客票。我們聽見這個消息又喜歡，又忧心，姑且拿出瀘州中國旅行社經理薛卓鈞的介紹信來託人去試試看。下午兩點居然買到三張票，並且還饒上中央博物院夏君作民的一張。不過因為上游水淺，只到竹根灘為止，而且還沒有艙位。可是，無論如何總比在毒化花的太陽底下，坐着滑竿去拜訪「胞哥兒」畢竟強的多了。

下午八點鐘，晚飯還沒吃完，翠屏山上已經掛起一個紅燈來了。九點鐘發空襲警報，我們一直等十一點解除後，才叫唐家一個工人挑着行李，打算到洋碼頭附近的一家旅館住

下，爲是第二天清早上船方便一些，誰想剛走過西門裏的大觀樓，緊急警報突然又響了。嚇得我們倉皇失措的急忙花很貴的價錢雇上三輛黃包車又折回白廟子；等了好久，作民和挑夫才走回來。到夜裏一點二十分警報才解除，可是時間太晚了，到城裏也找不到旅館，只好還在唐家休息到三點鐘。

## 八 民教輪上

七月八日夜裏三點起來，從白廟子步行趕到洋碼頭，天還沒有亮。敝府是川南沒經敵人破壞的一個大都市，我們雖然在這兒住了三天，可惜黃昏到來，黎明離去，走馬觀花簡直沒能瞻仰它的真面貌。到碼頭後船還沒來，聽說是昨晚開到別處避警報去了。四點半船才攏岸，上面擁擠不堪，連站腳兒的地方都沒有。我們請梅先生在碼頭上看着行李，教生作民一件一件的往船上運，我拿着幾張涼蓆和油布去佔位子。結果，好不容易擠上船，却沒有方寸地被我佔到。跑到船頂，看見烟突旁邊有很寬敞的一遍艙面，並且放着好些竹

杙，却闕無一人；於是自作聰明的把涼蓆和油布攤開，佔了很大的一逼領土，又搬了幾張竹杙把它圍起來，當作「防禦工事」。誰想到五點二十五分開船後，還沒過兩分鐘煤灰已經布滿了艙面，我的頭髮上，臉上，和剛搬來的行李上，都洒滿了黑渣子；可惜我辛辛苦苦布置的「防線」，就這樣輕輕易易的被突破了。幸虧曾經騎着駱駝，走過撒哈拉大沙漠的田野考古家夏作民比較機警，他和機器匠交涉，給我們勻出四張鋪位來，每人得要另出三十五元，比票價只少十元。鋪位租定，總算稍微可以喘息一下兒了，可是床窄艙矮一共擠下十二個人，流品不齊，人聲噪雜，悶在裏頭也不大舒服。走出來，在甲板上，背着風向，眺望了許久才覺着爽快一點兒。岷江夾岸雖然沒有「崇山峻嶺」，可是隨處都可以看見「茂林修竹」滿眼綠瑩瑩的，蒼翠可愛。可惜江水仍然渾黃，對於「蜀江水碧蜀山青」那句詩只可以證實一半兒罷了。沿途經過泥溪，月波，蔴柳場，么姑沱，並有遇見什麼險灘。下午六點五十分攏河口，這個地方離敘府二百六十華里，再過二十里就可到犍爲縣了。船停後，登岸到河口街上想找點東西吃，結果只有「豆漿稀飯」可以充饑，這是岷江

沿岸很普羅的食品，我頗欣賞它的物美價廉。飯後坐在江邊的沙灘上望月談天，非常涼爽，不大會兒烏雲遮住月光，閃電不住的在遠方晃，九點回到船上，十二點就下起大雨來了。這時候，賣出舖位躲在艙頂上睡覺的機器匠，都跑進艙裏來，地面上的走道全舖滿了行李。艙尾的一位女客因為她舖位上的艙頂漏雨，把行李淋濕，便向一個機器匠理論，想找還票價；惹得那個機器匠用輕蔑的口吻譏笑着，好像對於她的職業有相當了解似的。

九日，早晨五點從河口開船，六點半便到了犍爲。由這兒到竹根灘只剩下六十里，可是沿江却有好幾個著名的險灘。七點過烏角壘，江面下潛伏着不少的暗礁，波浪很大，船身有點兒顛播，水手禁止旅客站在甲板上，一共走了十五分鐘才算渡過這重難關。十點二十分過道士觀。這個廟建在江心裏的一個山崖上頭，水從上游來，冲到山崖下，激起很大的波濤，所以江流非常險急。從前上水的柏木船到這兒往往出事，幸而我們的輪船却平平穩穩的渡過去了。走了一會兒又經過岷江中一個有名的險灘叫岔魚子，不過水勢並不像傳聞的那樣湍急。十一點半就攏了竹根灘。



## 九 從竹根灘到嘉定

到竹根灘登岸後，因為檢察行李耽擱了半點鐘。十二點從船碼頭走到「車碼頭」，雇黃包車到樂山，每輛價十八元。竹根灘是岷江沿岸的一個大碼頭，市面繁榮，街道整齊，比起小縣城來還顯着富庶。對岸就是五通橋，可惜我們趕路太匆忙，也沒能過去看看；事後聽說，那裏有好些人在期待着我們。沿路看見對岸有好多鹽井，老遠望起來，又像吸水塔，又像鑿鐘台，恨不能叫車子停下來，過河去看看這個流傳已久的製鹽土法子。離開竹根灘大約二里多，車子過了一個小渡口，就一直順着公路走。下午一點五十分到牛華溪，這裏比竹根灘還要繁榮。車夫領我們到「鹽碼頭」一家叫「味腴」的小館子去吃午飯，我們四個人隨便叫了三個菜，每人要攤到六塊多錢；他們幾個人儘量吃「帽兒頭」的大碗飯，另外還有菜有湯，每人只出兩塊錢；兩下裏的收入和消費恰成反比例，難怪有人要歎息「十年寒窗不如一輛膠皮」了。兩點五十分離牛華溪，三點四十分過瓦場壩，茶歇；又

翻兩個坡就到了樂山縣。

樂山是舊嘉定府的首縣，城在岷江西岸，南有大渡河，北有青衣江，把它三面包圍起來，頗佔形勝，我們從大佛寺底下的凌雲渡坐船到對岸。因為四川旅行社沒有房間，於是就住在縣街的嘉林公寓。晚上武漢大學高公翰方蘆浪吳子馨來談。

七月十日，上午九點到文廟武漢大學去看王撫五朱孟實陳通伯三先生。撫五穿着一件灰色羅襪，頭髮全白了，臉下還有好些黑痣；回想二十年前，我在北平漢花園的紅樓裏聽他講科學方法論的時候，他正在革履西裝，精神飽滿，那是何等少壯英俊；幾年沒見就變成這樣，可見在學校裏管行政事務也會讓人老的快。孟實雖然兩鬢斑白，精神却還煥發。那位好說「閒話」的西澆，雖然脣有黑髭，鬚髮白髮，背部也稍微有些拱起，可是一穿起亮紗的藍衫來，還依稀有點兒當年住在北平東吉祥胡同時候的風度。梅先生向撫五表示聯大盼望孟實返校的意思很懇切，撫五正顏厲色的說，「武大對於朱先生比聯大更需要，請你們就暫時借給我們幾年罷」。於是這一場交涉就這樣談判中止。

下午一點半有空襲警報，等到兩點半解除後，武大的陸鳳書和桂賈廷兩位領着我們先到李公祠參觀理學院，後來又到觀斗山參觀工廠，到三育中學參觀工學院的實驗室。這幾部分的儀器和設備都是從落伽山直接搬運來的，視物念舊，不禁想起當年武漢大學那樣宏麗的建築，希望不久的將來這些儀器還能裝設在他們原來的實驗室裏。工學院內附設有公路研究室，是武大和樂西公路局合辦的，現在對於路面的配合已經得有相當的結果。生物系在北斗山上，他們所採集的標本，有許多是別的地方所罕見的。主任張鏡澄在武大的資格最老；教授鍾心煊，民國十五年，曾經和我在廈門大學同過事，當年是很英挺的，現在也顯出老態來了。這天所遇見的幾位老朋友都是我自己的鏡子，我只看見別人年紀大了，若一反省自己豈不也是華髮生顛，年逾不惑了嗎？其實，這是不足顧慮的，最可怕的是「不學便老而衰」只要我們發憤努力，現在正是終身事業的發軔，有幾根白髮又有什麼關係？哪裏值得感傷？胡適之先生在美國有一首自題照像的詩說：「路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作了過河卒子，只有努力向前！」這是我們一班中年人應該矜式的。

從北斗山下來，俯瞰大渡河的湍急水勢，遠遠的還看見巍然坐鎮在河口的大佛和綠油油一片蒼翠欲滴的烏尤山。記得張船山的詩說：「凌雲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潺繞郭流，綠影一堆漂不去，推窗三面看烏尤」。到此實地領略，更覺親切有味。這時雖然汗濕重衫，反倒感覺不出炎暑來了。晚七點，撫五孟實在公園路中西餐館設讌招待。

早晨七點半，到嘉樂門外，去看孟實，並會到陳伯、朱東潤、徐天憫、楊仁履幾位，和北大中國文學系二十四年度畢業生丁賢書。東潤對於傳敘文學很有興趣，他近來所發表的幾篇文章都有相當的價值。武大的中國文學系除東潤天憫以外還有劉博平，劉弘度，蘇雪林，徐哲東，黃耀先，李稚甫幾位，因為行色匆匆，並沒能一一訪談。十點多，吳子馨謝文炳普施澤幾位到公寓裏來，領着我們從安瀾門外的蕭公嘴渡江到烏尤寺。船到了岷江和大渡河會流的地方，只能看見大佛的下半身，不免有仰之彌高的缺憾。不久，「綠影一堆漂不去」的烏尤山也呈現在眼前了。走到近處一看原來在蒼松翠柏的中間還夾雜一些使君子的紅花，紅綠相映替那歲寒後凋的孤高品格增加了不少的鮮豔。可是在我看起

來，却還趕不上凌霄的可敬。關於這一點，我和李笠翁的感想相同；他在「閒情偶寄」裏說：「簾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然望之如天際真人，卒急不能招致，是可敬亦可恨也。欲得此花必先蓄奇石古木以待，否則無所依附而不生，生亦不大。予年有幾，能爲奇石古木之先輩而蓄之乎？欲有此花非入深山不可，行當卽之，以舒此恨！」這裏既然有很像樣兒的「奇石古木」倘再有可敬的凌霄攀繞着翠柏蒼松豈不相得益彰，更爲烏尤生色？相形之下，使君子就平凡的多了。偶涉遐思，不覺在船頭上痴立了許久！乘舟登岸後，一進山就看見迎面一個石碣上刻着趙熙所寫的「離隼」兩個大字。常聽見四川的朋友說：「峨眉天下秀，劍閣天下險，離隼天下奇」可是在四川省，連這兒一共有三個「離隼」究竟什麼地方真，什麼地方假，至今還是四川史地上一個聚訟的問題。不過就「奇」字來說，烏尤孤峙中流，週身都被蒼翠掩蓋着，天上的雲影映襯着江面的波光，喬楠蔽日，修竹成林，時聞松濤，時見竹韻，雖然不是真的「離隼」我却覺得這是入川以來第一個值得流連的地方。進了烏尤寺便到復性書院去拜訪馬一浮先生。正趕上馬先生在山下的烏尤壩休養沒能

會到，承張君立民引導我們參觀圖書館，藏經閣，爾雅台，和馬先生講學所在的曠怡亭，並且在客堂招待茶點，又送給我一全份講錄。寺裏的方丈徧能，是北平柏林寺台圓和尚的徒弟，談起來還不俗氣。我自從民國二十三年在杭州見到馬先生後，一恍兒已經七年，想起他的修髯道貌來，不禁心嚮往之；可惜我們中午必須趕到大佛寺，時間已經不允許我獨自到烏尤壩去拜訪他了。

十二點下烏尤山，過渡後再登凌雲山到大佛頂，從頂上俯瞰，只能看見大佛的上半身，他的右頰稍微有點兒浮腫，據說這是民國二十四年叔姪鬪牆的內戰的時候佛爺被機關鎗把嘴巴掃掉，事後又用水門汀重修的。天王殿前有明永曆十年重修凌雲寺碑記。案明永曆十年相當於清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就這個碑記來看，足徵清朝入關十幾年後，嘉定一帶還在南明統治之下，人民並沒奉清朝的正朔。再過五年，清兵入緬甸，永曆帝被執，明朝才算完全滅亡了。下午一點嘉定清華同學會在凌雲寺客堂公譙梅先生，約毅生和我作陪，主客共二十八人。四點才渡江返寓。

從嘉定到成都，本來天天有汽車往返，可是兩天設盡方法都買不到票，我們打算先到峨眉繞一下，然後再從夾江搭車到成都。

## 十 峨嵋四日遊

六月十二日上午九點，從嘉林公寓坐黃包車出嘉樂門，順着樂西公路向峨眉進發。十點十五分到青衣江（土名雅河）徐瀨渡口，天忽然下起雨來。這裏水勢很大，公路局用鐵條洋灰修的樁子已經沖壞了好幾次。過渡後，等雨稍微小一點兒又往前走。到了峨眉河（一稱文符水）邊，因為公路的橋梁還沒修好，改走小道，經過懷蘇鎮，渡十七墩橋，到蘇稽，十二點十分午尖。懷蘇鎮和蘇稽是因為唐朝蘇頌曾經貶居在這裏得的名，土人相傳和東坡有關係，未免先後倒置。這一帶是青衣江和峨眉河沖積的平原，沿路菜園相接，綠蔭密翳，土人從事紡織的很多，所產棉綢，拿來做夏天的汗衣頗為舒適。在蘇稽吃過午飯，因為車夫「打兌」（就是北平的「倒車」）。延遲到下午一點二十分才冒雨動身。雨

點半到高山鋪，峨眉山的面目漸漸在烟雨迷濛裏，像米家山水那樣，隱隱約約的露出來了。四點四十分到峨眉縣城南門喝了一會兒茶，就往山裏走，這時雖然斜陽欲墜，彤雲半天，可是雄奇秀拔的峨山直立在眼前，立刻換了一番境界，不覺得胸襟開朗起來。在普賢寺前面邂逅着徐中舒和張沅兩位，據說菲齋已經到成都招考去了。六點半「攜」報國寺由沈太太和饒餘威招待我們住在廟裏的帶月山房。這一天大約走了三十五公里。

從七月十四日到十七日，我們乘便逛了四天峨眉山，這是我們全部旅程中惟一的閒情逸致。因為滑竿伕子每一名一天要十八元，各廟裏兩餐一宿也言不二價的標明二十元，結果把各人荷包裏所帶的一點「私」錢都消耗完了。可是當年王羲之認爲「登岷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那麼我們既然來到這兒何妨附庸風雅的「不朽」一下子？好在這年頭兒錢本來不值錢，花上兩三百塊還不够闊佬們一餐盛筵，司機們幾筒香煙，既然是自己血汗掙來的，並沒耗費公帑，就是到峨眉絕頂站在捨身巖往下望的時候。也覺得心寧神帖，不怕虧心失足，葬身幽壑。



現在逛峨眉山有大小兩條道：自從馬路開闢後，山下在保寧院分歧，山中交叉的地方是清音閣，山上會合的地方是蓮花石，全路的形狀好像一個阿剌伯數碼的「8」字。大路從伏虎寺入山，經雷音寺，純陽殿，大峨寺，中峯寺，清音閣以至萬年寺，華嚴頂，蓮花石，再登鑽天坡，經洗象池，白雲寺，雷洞坪，接引殿，就可以直登金頂；小路從龍門洞，至清音閣，涉黑龍江，經洪椿坪九老洞，遇仙寺，到九嶺岡和大路會合，再由蓮花石以登金頂，上下一週大約有三百里。逛山的人如果從洪椿坪九老洞的小道上去，先欣賞深幽的風景，然後直登絕頂，縱目滿矚，憑高俯瞰，再領略雄奇的形勢，那是最理想的途徑。我們原來本打算這樣走。可惜連下幾天大雨，黑龍江水漲不容易過去，只好還從大路上山，從小路下山。

十四日上午九點。冒着小雨從報國寺動身，同遊的還有方欣安夫人張近芬女士。當晚住在拔海一〇四三公尺的萬年寺毗盧殿。第二天上午因雨未能登山，只看了看附近的磚殿和新殿。下午一點十五分雨止，從毗盧殿出發，晚間宿在拔海二一一〇公尺的洗象池。第

三天早晨七點二十分從洗象池出發，十二點半就到了拔海三〇〇〇公尺的臥雲庵，當天下午到金頂轉了一下，盼望半天佛光終於沒能看見。晚上住在臥雲庵裏的觀光樓。這三天，我們每天升高一千公尺，算起來比昆明的馬市口，已經高出一千公尺了。第四天早晨六點從臥雲庵出發，到九嶺岡後轉入小路，下午六點十五分一口氣趕回報國寺；這雖然把兩天的道兒併作一天走，可惜太匆促一點兒，對於後山清幽的景致沒能夠流連的盡興。

關於峨眉風景的描寫，掌故的考證，在前人山志或今人的導遊裏已經有詳細的記載，用不着我來說；專就遊記而論，古今人也不知作過多少篇了。在這裏，只揀出幾項來寫一寫我個人的印象：

（甲）峨眉的山 大家都知道「峨眉天下秀」，其實它在秀拔以外還兼着雄奇。專從奇峯怪石一點來看，它不單趕不上黃山並且還比不得陽朔；可是一提到它的雄壯偉大，我們試想一想，要是站在黃山的天都峯上看金頂那得欠着多高的脚？假如再從華嚴頂上俯瞰陽朔的諸峯，那不和一堆堆的小盆景差不多嗎？況且在遇仙寺以上，徧山都被奇花異卉掩覆

着，滿眼只看見蒼翠欲滴，幾乎很難找到一兩塊沒塗上青綠的岩石；假如這就可以叫做「秀」，那還不算秀到極點？明釋夢錫有幾句詩說：「峨眉高，高插天，百二十里烟雲連，盤空鳥道千萬折，奇峯朵朵開青蓮」頗能寫出一點它的「雄」「秀」樣兒來。趕到晴天的時候，站在峨眉縣的郊外來遠望，可以看見羣峯起伏有序，層次井然，劈面當前的，右邊是鳳凰坪，左邊是伏虎山，其次是新開寺諸山；再看進去，右邊是觀心坡，左邊是峨眉諸山；更進一層，右邊是華嚴頂，左邊是九老洞諸山；倘若再望過大乘寺洗象池的幾個峯頭，也可以看見懸岩一列，三峯鼎峙，那就是峨眉的主峯：金頂千佛頂和萬佛頂。進山以後，若是在馬鞍山過去一點的慧燈寺去憑眺，對於金頂以下的許多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遊山的人總喜歡住金頂，在我看還是臥雲庵比較清幽。幾間客室，建在懸岩的邊上，小小的廳房三面都是玻璃窗，一片平台周圍圍着欄杆。憑欄臨眺，左邊有磐陀石，印心石，觀光台；右邊有象鼻石，金剛巖，捨身巖；抬頭遠望，還有羅漢峯，觀音峯，天池

峯，兔兒峯等都直立在你的面前：有的翹首雲中，矯健不羣；有的兩峯對峙，巉巖爭秀；看着像城垣上的雉堞，又像繡成的九疊屏風。由玄武岩結成的山石，因養化變質，微微呈現出一點赭色，在一片濃綠當中借着日光映出這一點對稱的顏色來，格外顯着美麗：這是我們在半山所看不到的。往下一看，陡壁懸岩夾着一眼望不見底的萬仞深壑，在蔚然深秀的濃綠中間，不知什麼時候幾縷白雲儼儼的從岩罅裏溜出來，一會兒塞滿了深壑，一會兒遮住了羣峯，一會兒布滿了平台，一會兒侵入了臥室：直鬧得伸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這時候才體會到古人所說「風雲變幻」和「嘯傲烟霞」的味道。正在雲霧迷濛的當兒，天上忽然晃出太陽來，幾個峯頭慢慢地鑽出雲端，好像虛無縹緲的海上仙島，騁自四望，只覺得白浪滔天，波濤洶湧，一會兒風吹雲動，忽像滾雪，忽像翻棉，變化萬千，詭譎莫測，圍得人不知道究竟是在天上？在人間？在海中？在巖際？漸漸團團的白雪又變成縷縷的流霞，五色鮮研，光映岩谷，芒彩閃爍，好像置身琉璃世界！等到雨過天晴，抽冷子了無一物，依然現出蔚藍的天，蒼翠的峯，幽深的谷，曠遠的平疇；銅河，雅河，峨眉河蜿蜒

甦着像三條小白蛇；嘉定峨眉兩個城廓渺茫的像幾個黑棋子！這時候我才覺得自己站在臥雲庵的平台上，才知道，身旁還有月涵，毅生，近芬三位遊侶！

晴明的早晨，站在金頂的巖頭去遠望，天上藍瑩瑩的淨無纖雲，幾個高峯擁現在眼前，好像剛出浴的美人披着綠綢浴衣在那裏爭妍鬥豔一樣！朝南邊看，晒經山像座屏風，瓦屋山像塊覆瓦，中間還有拔海七千五百公尺，比峨眉高着一倍的大雪山，雪出現得最明的時候，瑩澈像水晶，燦爛像琉璃，粉裝玉琢，比棉堆雪球還要潔白；真可以算是峨眉絕頂的一個奇觀，寺僧又指點我哪是大涼山，哪是大小蛙山，哪是火燄山，哪是大峨和二峨，說的人雖然口若懸河，如數家珍，可是在我看起來，却不免有些依稀彷彿，若隱若現。

此外使我印象很深的，還有雷洞坪和華嚴頂。雷洞坪建在閻王壩高頭的平台，北邊是白雲寺，南邊是接引殿，海拔約二四〇〇公尺，離金頂還有七里。前臨絕壑，懸崖萬丈，沉黯不見底，左邊是弓背山，右邊是金頂，中間還有一列峻嶺，把它三面環抱起來。每逢岩下打雷的時候，因為回響作用常常使雷聲格外砰訇，於是就造出許多神話來；明萬歷年

間還立過一個「禁聲」鐵碑，以警行人。其實，說破了是不值一笑的。這一帶雲霧很多，終年陰霾，怪木槎枒，頑石猶惡，還有鬚髮像亂髮的苔絲，長約一丈，纏掛樹石間，土人叫做「普賢綫」，遊離飄逸，倒也有點兒風致。

從大路上山，過了磴道凌空的上天梯，迎面有孤峯突起，高約一九〇〇公尺，那就是華嚴頂。在金頂沒有開闢以前，它就算是峨嵋山的最高峯。到了這裏雖然有雲封岩谷，樹插層霄的感覺。低頭往山下瞻眺，南邊有銅河，中間有峨嵋，以北還有雅河，像三條白練紆曲迤邐的向下游走。由他們沖積成的平原，布滿了稻田到處都像鋪着綠絨氈似的。仰天長嘯，不覺心曠神怡，胸襟開朗，沉悶鬱抑的情緒早就躲在一邊去了。

上下山所經過的道兒，有些地方很難走，過伏虎寺剛一里多，就要爬上一個石磴險仄，高約百尺的解脫坡；到上頭往下一看，真會有塵念頓消，解脫一切的思想。雖毗盧殿大約十里，有一觀心坡，這個坡長約二三里，既斜且陡因為石磴太高，每登山一步磕膝蓋就得頂到胸口，所以又叫做頂心坡或點心坡。過了這裏再往上走，一路上怪石嶙峋，排列的像

牙齒，偻窄的小道，兩邊都是往下溜的懸岩，形狀好像魚背一樣，這就是所謂「鬼門關」。在它上頭走的時候，兩旁有樹木翳蔽着，並不覺得怎樣危險；走過去往回一看真不禁有點後怕，闖過鬼門關，越過息心所，還有一個很陡的放光坡。拐過初殿又得爬上天梯，每一級石磴差不多有一尺高，簡直累得喘不氣來。快到洗象池，有一個聳立的危坡，那就是所謂「鴉鴿鑽天」，一般人也叫做鑽天坡，這個坡長約五里，高約二百公尺，途中有兩個供人休息的亭子，本來磴道危仄，很不好走，後來有一個上海人叫顧嘉棠的，捐款二千元修築，現在稍微寬舒一點兒。由大乘寺往左走，還得經過一個很危險陡坡，叫做閻王塢，這個塢高約一百五十公尺，往上爬的時候，往往得拄着拐棍，攀着藤條。相傳從前有一個胡僧，縛木架石，以引行人，所以又叫胡僧梯或凌雲梯。到接引殿以前，先要經過八十四盤，這個地方雖然紆曲却不很難走。過了接引殿還有一個七里坡，高約三百公尺，坡頂高出海面二千八百公尺。假如坐着滑竿上山，遇到這些地方，伙子們總要求你「讓坡」。照我看還是下來走好，否則不單看着他們喘息流汗有些難過，坐在上面也委實不大舒服，多

少有點兒耽心。由小路下山的時候，過九老洞大約八里，便到了九十九倒拐。這裏本叫壽星坡，又叫冲天槽，沿着山路往下走大約有一千八百步，五十三轉。朝下走比向上爬省力的多，可是步行的時候往往蹬得兩腿生痛，若是坐在滑竿上，有時候一個伙子踩着一步，另一個踩着那一拐，人就像懸在半空中一樣，往上一看那萬丈深壑誰都有點兒頭眩眼暈！除去上面所說的這幾個地方外，雖然不能說全是坦途，大體上却沒有什麼險徑了。

(乙) 峨眉的水 從前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我雖然算不得「智者」可是總覺得水比山更可愛。峨眉的水源有兩條：左邊是白水，發源於蓮花石，經過遇仙寺前，下流爲石笋溝；右邊是黑水，從九老洞繞泄椿坪而來，下流爲黑龍江。這兩條水到清音閣會流爲符文水，流到河口，再和發源於弓背山的黑水河會合，到龍門洞以下叫種玉溪；從此曲屈北流，過馬口，繞流峨眉城北而下，所以一般人又管它叫做峨眉河。

從小路下山，過遇仙寺，經長壽橋，才開始聽見潺潺水聲，由這兒到九老洞，山色得到水聲的襯合，格外顯着幽美。走到這裏，只見流泉漱石，岩壑衝烟，霧鎖叢林，雲封峽



徑，仰頭但露一隙青天，俯視便是萬仞深峪，路轉峯迴，風景也隨着變幻，兩腳覺得有點兒累的時候，站下來回頭一望，鍋圈岩峭壁挺秀，龍橋溝瀑布三折，因境移情，立刻忘了疲乏。照我的眼光，這一段算得是峨眉山里頂秀出的。

出洪椿坪往下走，經過三道橋，二道橋，和萬義橋，就到黑龍江，江南旁的夾峪是棲霞灰岩構成的，峭壁對立，相距不過一丈多，却有一百多尺高。上面遮着濃蔭蔽日的蒼藤，下面流着瑩澈見底的碧水，連一塊小石頭兒一條小魚兒都藏不了，亂石橫七豎八，大大小小的堆在江心，急湍衝着它便激成了險灘。因為水大灘多，岩峭路絕，有時候非涉水不可。據滑竿伙子說，到這裏得要過二十四道黑龍江，照我算起來一共只涉過十一次水。在過第三個灘的時，急流的力量很大，站在水裏簡置穩不住腳；合起四個伙子來，從滿布着青苔的岩石上，一步三滑，連推帶拉，才能抬過一個人來。這一剎那，心裏雖然緊張，可是看着奔馬似的急湍，聽着澎湃震耳的灘聲，在艱險中也得到說不出來的奇趣。再往前走水更大，岩更峭，峪更窄，連像上面所說的那危險道兒都找不出來；正在沒法可想的當

兒，幸虧前人依壁架木，修了十幾丈長的七段棧道，許多遊八才不至於到這兒水盡山窮，敗興而返。過棧道不遠，急流衝擊一塊大岩石，雪白的浪花濺出多高，樣子像湯沸，聲音像河決，這便是黑龍江的尾流激盪成的景觀。再轉一個灣，流到清音閣就和白水會和起來了。我生平沒遊覽過多少名山大川，不過就曾經看到的灘澗來說，西湖的九溪十八澗比不上它的險急；勞山的北九水比不上它的幽深；在我看過來，它和清音閣是峨眉山裏頂值得流連的地方。

清音閣的前面有兩個橋，白水從左邊的橋流進來，黑水從右邊的橋流進來。兩條水環抱着閣的週圍，日積月累，各自沖成巉岩，把急湍約束在很窄的深壑裏，水勢越發顯着充沛有力，及至衝出岩壑，二流會合，兩股力量併在一起，其勢好像強弩齊發，機鎗亂射；又好像幾千健兒衝鋒殺敵，萬匹烈馬馳騁奔騰；一往直前，沛然莫禦。適當其衝恰好有一塊砥柱中流的牛心石，急湍衝到它的上頭，激得浪花四濺聲音像滂沱大雨裏夾着急風迅雷一樣，這就是所謂「黑白二水洗牛心」比起在橋底岩間所發的琤琮清音，顯然有雅靜和雄

壯的不同。過了這裏以後，碧流曲折，水勢漸寧舒緩，河底有許多像白棋子的小石頭兒，日光反射，閃爍生輝，溪水在他們上面流過，又恢復了環佩玎璫地玲玲清音，依然是雅靜，幽美；再望週圍一看，綠油油的蒼松，翠生生的叢篁，密葉含雨，濃蔭生烟，點綴着鳴泉逸韻，意味更加雋永！

從前范成大說：「聞峨眉雙溪不減廬山三峽，及至龍門，則雙溪又在下風」所以遊過清音閣的不可不到龍門洞。離清音後，從廣福寺下坡，順着符文水走，過清風明月兩個橋，武巖涼風兩個岡，遠遠的看見溪水中有一條狹長橫臥的黑石，好像小船一樣，那就是所謂「普賢船」。再往下走，經過峪裏，有幾道泉水從峪壁的小孔流出，像正練，像飛絮，像遊絲，遠望着又像輝煌的珠簾，這是沒到龍門以前的一個奇景。過鐵索橋，再走五里就到了龍門洞。上游的溪水向東流，到這兒把灰岩橫穿成一個峽峪，雜樹生在岩上，濃蔭照得溪水綠瑩瑩的。岩下有一個圓窟，突出水面好幾丈，當面有富春孫某鉤摹蘇東坡寫的「龍門」兩個大字。這裏道路很險峻，要想細細的遊覽，總得坐船進峪登着梯子上去。

才能欣賞峽泉的幽秀。龍門洞以東，河而漸寬，水勢益緩，淺山綿亙，地勢低平，慢慢地就走上出山的坦途。

山中喝的水要算洗象池，洪椿坪和神水閣三個地方最潔淨。所謂「神水」就是古玉液泉，從石頭縫滲出，好像經過砂濾一樣，清冽適口，不愧「峨眉第一泉」。相傳隋智者大師住在中峯寺的時候，常喝這個水，後來到荊州去，病中還想喝它，於是龍女就從這裏取水去供養，因此現在閣下的池子裏還有「神泉通楚」的石碣。這個故事雖然不可信，可是現在到峨山避暑的外國人也往往為喝「神水」的緣故，住在它附近的中峯寺或大峨寺。

（丙）早晚的兩種奇觀 在峨眉我遇到兩種奇觀，就是清晨的日出和夜晚的佛燈。我看日出不止一次，在勞山，在黃山，在南嶽的祝融峯，都曾經享受過這種眼福。這次在洗象池和臥雲庵又碰巧看見兩回。在天剛亮的時候，站在高處遠望，起初只見烏灰一片，瀾漫天空，慢慢地顯出魚肚白的和淡赭兩色來；待不大會兒，深赭夾着金色的光芒，從淺藍的天邊，輻射成半圓形，餘輝映照出去頗遠；轉瞬間一輪朝暉忽然湧現出來，光芒四射，赭色

頓消，這時候大地上才從黑暗轉到光明。我這次所得的印象和黃山南嶽差不多，但比起在渤海邊上的勞山所見却大不相同。幾時才讓我再到勞頂或泰山的日觀峯去溫習一下？

說到佛燈，那可是峨眉特有的奇觀。在晴明沒有雲彩，沒有月亮的夜晚，站在適當高度的地方，常常可以看見它。初起的時候，點點如豆，漸漸燦爛像繁星，閃爍像流螢，乍明乍滅，忽隱忽現，起先不過幾點，漸漸增到萬千，飄忽流動，冉冉上升，山中僧衆管這種現象叫「萬盞明燈朝普賢」。我十五晚在洗象池，十六晚在臥雲庵，連着看見兩次。所謂「佛燈」究竟是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正確的解答。有人說是山下住戶所點的燈光反映上來的；有人說是由燐質發光而起的。因為這個小問題頗引起川大和武大許多朋友的爭論。

(丁)佛教的掌故和法物 峨眉是佛教三大道場之一，和山西的五臺，浙江的普陀齊名。據明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傅光宅所撰峨眉普賢金殿碑上說：「余讀雜花經佛授記。震旦國有大道場者三：一代州之五臺，一明州之補怛，一卽嘉州峨眉也。五臺則文殊師祖，補怛則觀世音，峨眉則普賢願王。是三大士各與其眷屬千億菩薩常住道場，

度生弘法」。因此峨眉山關於普賢願王的遺跡最多，各廟裏的正殿幾乎都供着他的像。其中比較特別一點兒的，如金山普賢像都向東，金頂的普賢像獨向西。這尊像是清咸豐四十一年西藏人奉達賴喇嘛命到這裏鑄獻的，現在西藏人來朝山，單單參禮這個殿。這和峨嵋縣城東門外大佛寺裏的帶鬚普賢像都表現西域的特殊風格，萬年寺崑崙殿的正殿有明嘉靖間所鑄釋迦，文殊，普賢三尊銅像，都是丈六金身，法相莊嚴，磚殿中間所供普賢騎象銅像，單是象就有六七尺寬，高長各一丈二尺，腳底下踏着三尺蓮花，牙長五尺多，必須兩個人才能合抱過來；普賢像也高丈六，像背所蓋木龕，雕刻的非常精緻。拿這尊像比起伏虎寺和聖積寺的普賢騎象像來，那就偉大的多了。此外，相傳大乘寺是普賢和三千弟子說法處，洗象池是普賢浴象處，放光坡是蒲公見普賢現瑞處，雷洞坪一帶有普賢線，龍門洞附近有普賢船，錫瓦殿和太子坪有明萬曆間御賜普賢願王印，從天門石上去還有建文帝口封的「肉身普賢」，……這雖不免有些依託附會，故神其說，却也可見峨眉山裏關於佛教的故事是拿普賢作中心的。

關於其他方面的傳說，如初殿的得名是因為漢朝的蒲公在這裏採藥，看見鹿的腳印兒現出蓮花來，才創建的；離初殿二里還有蒲公結茅處的蒲公庵，和蒲公村。磚殿也是蒲氏事佛舊址。中峯寺是北魏林淡然剃度處，現在大雄殿的左側還供着他的遺像；宋朝的黃山谷也曾在這裏作過靜功，在它後面的呼應峯，相傳智者大師，茂真尊者，和孫思邈在此常相呼應。牛心寺即古延福院，唐孫思邈曾經在此棲隱，寺後的丹砂洞，相傳是他鍊丹的地方。宋朝的繼業三藏從西域回來，以後也曾經在這裏住過。大乘寺的木皮殿，相傳是從前西域阿羅婆多尊者到峨眉來禮佛，看見山水環合和西域的化城寺相似，於是就在這裏建立道場，拿木皮蓋成的。此外，如華嚴寺是唐朝福昌達道禪師的道場，大峨寺是唐僖宗爲慧通蓋的，昆盧殿裏的客寮是唐李白聽僧廣濬彈琴的地方，天門石上面的祖師殿有通天和尙的肉身，仙峯寺中供有秦庵和尙肉身，白龍洞前有別傳手植的楠木。雖然真假參半，却給遊山的人增加不少「思古之幽情。」

山上的碑記沒有很古的；山頂的祖殿有明成化五年己丑（一四六九）銅碑，上鐫「御

製峨眉山普光殿記」；大乘寺有明嘉清二年癸未（一五二三）鐵碑，上鑄「木皮殿記」是嘉定州知州康浩作的，判官北徽州汪倫用篆書寫的；金頂有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的銅碑，一面鑄着「峨眉山普賢金殿碑」是聊城傅光宅作的，吳郡吳士端集緒遂良書；一面鑄着「大峨山永明華藏寺新建銅殿記」，是王毓宗作的。吳士端集王羲之書。此外就不足道了。

各廟裏的佛像和法物，倒有不少值得留意的：四會亭有接引佛銅像一尊，高兩丈一尺，是別傳所鑄；比接引殿供奉的那一尊還要莊嚴偉大。金頂的前殿有玉佛四尊，計普賢騎象像二，一高六尺，一高五尺；文殊騎吼像一，高六尺；送子觀音像一，高約五尺。正殿有玉製如來像和普賢像各一尊，高一尺多。這都是民國二十六年果迦和尚從緬甸請來的。祖殿中間供着玉佛一尊，高二尺許，毘盧殿正殿也有玉佛一尊，是清光緒間平光和尙從緬甸請來的。仙峯寺後殿的銅舍利塔，中間有小玉佛三尊，雕刻的不很精緻。山下的萬行莊也有玉製普賢騎象像一尊，高約五尺多，和金頂所供奉的不相上下。

在許多和尚廟裏往往參雜道教的偶像，如洪椿坪後殿的樓上供着玉皇，真武，火神，靈



官。極樂寺的門前有靈官樓。伏虎寺也有玉皇殿，又在祖師殿裏供着「通微顯化天尊三丰祖師」，在兩旁配享的有「圓通祖師」和「萬三祖師」；殿門口並且還掛着張三丰此輩所書對聯：「我無相，樹無根，我樹無根，冰心一片禪初悟；山有雲，人有伴，山人有與，道義千秋果正圓」。這還不算希奇，最可怪的是在「觀音殿」裏却供着「大慈大悲金光聖母」和「無漸」，「無惡」兩尊者。純陽殿總應該是道教的廟了，可是除去山門的靈官，和睡「佛」殿裏的呂純陽臥像以外，其餘的都是佛像。各廟裏供奉川主李二郎的很多，這還可以。是本地人崇德報功的意思。此外，有許多偶像却有些莫名其妙，如白雲寺供着白雲祖師張良，磚殿供着紅教喇嘛蓮花大師，仙峯寺的阿彌陀佛作老僧裝，十八羅漢裏參加一位康熙皇帝；像這樣釋道雜糅，顯密不分，古今混淆的現象，簡直的太亂了。我頗疑心峨眉最初也是釋道對峙的，後來佛教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大。許多道觀便消滅了。相傳中峯寺本來是晉朝的乾明觀，後來明果禪師除毒蟒，道士感激他，才改觀爲寺。這段故事很可看出釋道消長的一點兒痕跡來。九老洞所以變爲仙峯寺，多少也給我們一些同樣的暗示。在

道觀式微以後，從前所供奉的偶像一時沒清除乾淨，便成了釋道雜糅的第一個原因。再者，在一般人的心裏，對於「神」和「佛」的分界本來弄不大清楚，又因為設壇扶乩的風氣盛極一時，有一點兒錢的人，爲祈福起見，不問原來是佛寺還是道觀，只要他一高興，就可以化兩錢兒蓋一兩間殿。塑幾位他心目中所謂「神佛」。聽說伏虎寺的祖師殿修了才五六年，是一位軍官布施的，誰管張三李四還還，先塑個白面長鬚的像，看着順眼就得了。這就是釋道雜糅的第二個原因。至於老僧裝的阿彌陀佛，康熙帝變成羅漢，那完全是和尚迎合權勢所致，說不定過幾年後，某主席或某院長之流！在峨眉山也計取得菩薩或羅漢的地位呢。

關於法物一方面：錫瓦殿，洗象池，仙峯寺，洪椿坪，靈巖寺都有「御賜龍藏」；萬年寺新殿有貝葉華嚴經二百五十六張，是清光緒二十七年輝林和尚從印度請回來的；仙峯寺也有貝葉經和菩提葉經各一部，貝葉長一尺四寸餘，寬二寸餘，菩提葉長約二尺，寬二寸餘，上面寫着梵經五部。金頂正殿後面的捨身巖上有萬曆二十年壬辰（一五九二）所鑄的

銅舍利塔，高九尺餘，凡七層，另外有一個小的，高五尺餘，凡十四層。仙峯寺後殿也有一個銅舍利塔，高約丈餘，凡七層，外面用玻璃箱罩着，裏面藏有舍利子兩粒，色白略有光澤，好像珍珠似的，另外還供着三尊玉佛，好些尊小銅佛。萬年寺新殿也藏有舍利子四粒，三紅一白；這和磚殿所藏的伽葉佛牙一樣有名。佛牙長一尺二寸，寬八寸，厚三寸，重十三斤半，形狀好像半隻靴子，牙牀作橙黃色，上面還間雜着紅白兩色；有人說就是象齒的化石，有空兒還得向古生物學家請教請教。毗盧殿的正殿前面有一個銅香爐鑄工精巧，是明嘉靖元年造的，民國初年川督尹昌衡想把它毀了鑄銅元，廟裏的老和尚伏在爐上，誓以身殉，幸而才保存住。洪椿坪的藏經樓中間懸着一個千佛燈，燈柱上面都盤着雲龍，刻工非常精緻；據說這是民國十年在重慶做的，二十一年才運上山，所費約五千餘元，時代雖然很近，論品質倒是很可珍貴的。自從金頂屢次遭火災，山上各廟收藏的豐富，要算洪椿坪第一，它有明破山和尚所寫「懸佛日於中天光含大地，燦明珠於性海彩徹十方」長聯；有清康熙帝御書金剛經和「忘塵慮」「錫飛常近樹，杯渡不驚鷗」；有雍正十三年乙

卯（一七三五）果親王所題「發弘四願」橫匾，有乾隆所寫「性海緬涵功德水，福林長湧吉祥林」對聯，另外還有竹禪和尚畫的讀經圖，張鯨的左書，奕勳的對聯，海剛峯，張船山，何紹基等人的字畫；這些東西在別的廟裏都是很少見的。仙峯寺正殿的佛案上供着一大塊水晶，長二尺餘，直徑約有一尺，作六稜尖柱狀，廟裏和尚說是從銅河買來的這和蓮花寺的蓮花石可以上下媲美。蓮花石有紅白各一，長約一尺，寬五寸，高約六七寸，石質很潤澤，顏色很瑩澈，結晶的形狀好像是許多蓮花瓣兒拚湊成的，這個廟就因為石頭得的名。

（戊）關於「陳娘娘」的傳說 萬年寺新殿的前樓上塑有「陳娘娘」的像，磚殿裏還保存着她曾經用過的銅鏡，在七里坡上面一點兒，有兩棵松樹遮蔭着一塊岩石，據說就是當年陳娘娘的梳粧台。此外，在天門石上邊的沉香塔她又頒賜過珍珠繖；這件法物現在雖然遭了火災，可是大佛寺裏二丈六尺高的千手大悲觀音銅像還保留着她的功德。陳娘娘究竟是誰？是什麼時代的？和峨眉山有什麼關係？據崑虛殿的知客果慧對我說「她是明朝隆慶帝的皇后，萬曆帝的母親，是四川內江人。她發心以後，和隆慶皇帝都拜峨眉山臨濟宗的

開山通天和尚明徹作老師；並且發內帑興修萬年寺，萬行庵，草庵堂，報國寺，海會禪林，接引殿等處。萬年寺就是因她作壽得的名。萬曆帝的兩個弟弟都出了家，法名叫定禪，定樂。現在的太子坪就是古萬行庵，這個名稱是隆慶帝改的。民國二十八年林主席又改名萬曆寺。裏面供着皮製的太子像高一尺餘，拜山求子的人們往往離開一丈多遠用銅元來打他，打中的就可以生兒子。——這是從和尚嘴裏所得到的關於陳娘娘的傳說。案明史后妃傳，穆宗作裕王的時候，原配昌平李氏，生憲懷太子翊鉞，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卒；穆宗即位後，追謚爲孝懿皇后。孝安皇后陳氏，通州人，嘉靖三十七年九月選爲裕王繼妃，隆慶元年冊爲皇后，多病無子，居別宮。神宗即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居慈慶宮。當神宗作太子的時候，每天早晨先到奉先殿給穆宗和他的生母請安，然後再到陳后那裏定省，她聽見腳步聲就很歡喜。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崩，謚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后。神宗的生母是孝定李太后，灤縣人，侍穆宗於裕邸，隆慶元年封貴妃，生神宗，神宗即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居慈甯宮。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崩，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參

看明史卷一一四）由此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陳娘娘並不是內江人，也沒生過兒子，在她的列傳和穆宗本紀裏都沒有提到峨眉禮佛的事。可是在孝定李太后傳裏倒說。「頗好佛，京師內外多置梵刹，動費鉅萬，帝亦助施無算。張居正在日嘗以爲言，未能用也。」據張江陵全集裏敕建涿州二橋碑文：「聖母慈聖皇太后在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功德事，以福國祐民，太后意念之不忘。今上建元之首年，會（涿）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太后憶與夢符，遂語上以欲建橋意。上曰，興作大事也，請得與輔臣計之。出以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詘舉羸，古人所戒，上始卽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茲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上曰：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券工爲之，一夫不役於民，一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又敕建承恩寺碑文：「皇上替僧名志喜，向居龍泉寺。慈聖皇太后，今上皇帝，追念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圯壞，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且濱於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千金，謫王公主及諸宮眷所施數千金，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買地於都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

字。』又重修海會寺碑文：「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乙未，穆宗皇帝嘗受益于此。歷祀既久，棟宇弗葺，椽桷將毀，皇帝即位之二年，函頁乂安，四民樂業。聖母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艾聖躬，烏奕允祚者，惟佛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卽其地更建焉。既集議，慈聖皇太后暨潞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資助之，』又勅修東嶽廟碑文：「今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京師則廟在朝陽門之東，相傳唐宋時已有，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妥。士女輿嗟，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緡，皇上祇順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董其役。』又勅建慈壽寺碑文：「寺在都門阜成關外八里許，先是我聖母慈聖宣乂皇太后欲擇宇內名山靈勝，特建梵宇，爲穆考薦冥祉。皇上祈允，遺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瞻禮，乃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關外地營之。出宮中供奉金石千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金，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又勅建禹壽寺碑文：「今上踐祚之五年，聖母慈聖宣乂皇太后諭上若曰：「規一寺以藏經焚修，成先帝遺意。上若曰，朕時佩節用之訓，

事非益民者弗舉。惟是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干緡。潞王公主暨宮御中貴亦佐若干緡，命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道門外七里許廣源闡之西，特建梵刹，爲尊藏漢經香火院。又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前欲勅寺于此，以穆考薦福，今上所儲。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已奏勅爲之記。願我聖母至情精虔，不忘始願。復遣尙衣監太監范某李友輩，捐供奉餘資，往事莊嚴。」（以上均見張文忠公全集文集四）。由上面所引的這些材料看起來，第一可見慈聖李太后信佛的虔誠和萬曆一朝興建梵宇的衆多；第二可見張居正對於這種大興土木的舉動不大以爲然，但也不得不將願慈旨的替皇上掩飾。——然而在這應許多記載裏却沒有一個字提到仁聖陳太后。金頂的銅碑上所刻王統宗的大峨山永明華藏寺新建銅殿記裏邊雖然有「遣沙門福登齋聖母所頒龍藏至鷄足山」和「已中中使銜命宣慈旨賜尙方金錢置葺焚修常住若干」幾句話，可是他所謂「聖母」和「慈旨」究竟指着仁聖陳太



后還是懿聖李太后，却沒有明文可考。那麼，吳慧所說，和山上傳說的遺跡，倒底兒有沒有根據呢？這得要向熟於明代史乘或佛教掌故的朋友們請教一下。

其要問，萬曆皇帝的弟弟曾否在峨眉山出家呢？據明史諸王列傳五，穆宗共生四個兒子，孝懿李皇后生憲懷太子翊鉞，生五歲殤。靖悼王翔鈴生下來沒滿一年就死了，他的母親不可考。孝定李太后生神宗翊鈞和和潞王翊鏐，孝安陳皇后無所出。（參看明史卷一百二十）那麼山上傳說的定禪定樂那哥兒，又是從那兒來的呢？照我想這不過是替僧罷了。據張居正敕建承恩寺碑文上說：「皇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替度。雖非雅制，而宮中率沿以爲常。」（文集四）。穆宗的長子和次子既然都沒立住，到他二十六歲才生的神宗，三十二歲才生的潞王，那麼，孝定李太后對於這兩個親生的寶貝兒子，要想「保艾聖躬，烏尖允祚」，在禱想「只有「佛寶是依」是頂好的法子。他所以虔誠信佛，大興梵刹或許都由這一點動機來的。所以我猜吳慧所說的定禪定樂就是神宗和潞王的替僧。至於太子坪的皮像也許就是她替神宗還的替身，和現在北平迷信的老太婆到妙

峯山娘娘廟去「還童兒」用意一樣。俗僧展轉傳訛，於是就造出許多神話來了。

(己)峨眉的和尚 說到峨眉的和尚，阿彌陀佛！酒家在二十年前也曾經有一度是受過三皈五戒的「優婆塞」現在雖不信佛，怎敢違犯「綺語」「兩舌」的戒律，存心毀謗三寶弟子？可是，就我這次所得到的印象，縱然沒有像某先生所說：「峨眉山有峯皆秀，無僧不俗」的地步，却有沒碰見幾位教理宏遠，戒行謹嚴的高僧！讓我最起敬的是在崑盧殿主持護國仁王法會的能觀法師。他俗名程昌祺，號子軒，是上川東人，曾在華西大學作過十一年中國文學系主任，民國二十五年才出的家。長子紹伊，曾在日本學醫，次子紹迥是清華出身再到美國學獸醫的。這位老和尚童顏鶴髮，道貌然，本來是同行，所以頗談得來。此外，聽說祖殿的傳鉢，禪定功夫頗深；錫丸殿的性安，戒行很好；可惜都沒會到。至於神水閣普智的和藹，臥雲庵常意的慇懃，崑盧殿妙倫的黠慧，也還不讓人討厭。另外的怎樣呢？我所遇見的，有附庸風雅，借紛招搖的「詩僧」；有不甘寂寞，妨害別人家庭的淫僧；有「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滿嘴主席長，委員長短的勢

僧；有在遊客付香資時斜睨着鈔票上數碼，因為下雨便留你打牌的俗僧；有把山峯的名兒背得滾瓜爛熟，比說相聲的張壽臣小蘑菇還要嘴快的貧僧；有借着經營名勝爲名，實際推銷茶葉的商僧；要想盡相窮形，恐怕更僕難數。馮煥章先生遊峨眉歸來，曾在大公報發表一首「救救和尚」長詩，可以替我作個佐證。我且將幾句最精彩的在下面：

峨眉山，多雲霧，十個和尚九糊塗；峨眉山，和尚住，窮的窮來富的富；  
峨眉山，真有趣，和尚彼此生閒氣；峨眉山，真好看，許多和尚抽大烟；  
峨眉山，真好瞧，和尚去找女人找；峨眉山，真堂皇，個個和尚臉發黃；  
峨眉山，高百里，和尚佔了佃戶妻；峨眉山，似座城，和尚有妻好品行；  
峨眉山，有七層，和尚不妨娶女人；峨眉山，李花白，和尚娶妻有着落；  
峨眉山，桃花紅，娶妻省得胡鬧騰；峨眉山，茶葉綠，有妻才好有約束；  
峨眉山，水不死，釋迦牟尼有妻子；峨眉山，石頭青，和尚有妻才正經。

由這幾句詩看起來，我們不難窺見峨眉和尚的一斑了。他很希望有人作佛教的馬丁路德，拿寺廟改學校，讓和尚能夠努力生產，自食其力，與其聽他們掩耳盜鈴的胡鬧，寧可解放一點，倒省得妨害別人的家庭。我們剛到山下的那一晚，有一位很有名的和尚，聽說我們從重慶來，還以為我們已經看見這首長詩了呢，他就說：「和尚也是人，要想推行佛法非改善現在的僧伽制度，調整和尚的生活不可。告訴幾位檀越說，照我自己的經驗，五十歲以前出家實在苦極了。」這位和尚交際很廣，不過我聽完這一段話，頗懷疑他曾否讀過佛經，是否懂得佛法。承他很懇懇的磨了兩三盤墨，讓我們題字，我很想送給他一副對聯，聯語是：「果否通佛法，玲瓏善交遊」，匆匆忙忙的終於沒好意思寫出來。後來我在金頂上盼佛光不見，和梅先生鬧着玩兒說：「假使我們能夠看見佛光，我發心在五丁歲以後出家。」結果急得跌了一交，佛光也沒為我現出來。梅先生頗笑我不虔誠！

論起峨眉山和尚的宗派來，自從通天法師開山後，還是臨濟宗最發達；其次便是曹洞宗。臨濟宗的排行是：「清淨智慧，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續，本覺昌

隆，能仁聖果，常衍寬宏」；曹洞宗的排行是：「廣崇妙普，宏勝永昌」。現在「果」字輩在山裏很佔勢力。曹洞宗的廟宇並沒有幾個。

（庚）幾樁遺憾 我們上下山雖然有四天，實際上在品廬殿和臥雲庵合起來就耽擱了一整天，因此有許多地方不能久流連，有好些風景也只好割愛。其中最讓我遺憾的就是沒看見佛光。在峨嵋絕頂，每逢山上有太陽，山下有雨，巖下編布着「兜羅雲」，正當上午九點或下午三點，站在巖前和太陽成適當角度的地方，往往看見雲上現出一個圓光，五色斑斕，虛明如鏡，看的人的影子就收攝在圓光裏頭，你點頭他也點頭，你舉手他也舉手，那就是「攝身光」。此外因為雲霞變幻，光度強弱，還有所謂「清現」，「金樞」，「水光」，「辟支光」，「童子光」等等名堂，據說，五光十色。非常好看。十六日下午我們在金頂的觀光台等了許久，因為日光不足，毫無所見。剛從金頂下山到祖殿和錫瓦殿轉了一下，太陽忽然出來了；趕緊跑回臥雲庵的平台上去眺望，照樣沒有看見什麼。據一個小沙彌說：「佛光剛纔現了一會兒。轉眼就消滅了」。究竟是真是假，沒有第二個人可

以對證！反正在這兒一直等到太陽快要銜山我們始終沒有和佛光結下緣。可是這半天因為我們盡在期待佛光，帶累的也沒有登成萬佛頂和千佛頂。

洗象池前的猴羣，在峨眉也是很出名的。據說在池前的石欄邊或冷杉上，常常被一二百個猴子盤據着。遊人如果拿包穀或其它的雜糧去喂它，就可以成天的不去。若是看不見，還可以給小和尚幾個錢，讓他在山門前大喊幾聲「猴居士」，他們就可以來了。猴羣頗有組織，年老的領隊，少壯的放哨。老的有三尺高，並不怕人；小猴兒只有五寸多高，毛色牙黃而潤澤，常常緊附在母猴肚子上的毛裏頭，僅僅露出一點兒鼻子和眼睛，細看才能辨認出來。有時母猴從交錯的樹枝中，提溜着小猴兒拐着玩，小猴兒凌空而下，用手扶着樹枝，好像打鞦韆一樣，嬌小玲瓏，非常活潑生動！從遊客手裏取東西的時候，長幼有序，前後不紊，比重慶市民搶卜汽車的秩序好得多。放哨的總得換着班兒來吃東西，遇到應該警戒的時候，他吶吶高叫，倘若有人傷着一個猴兒，大家立刻現出一種貓惡的樣兒來羣起報復，很可以當得起「精神團結，共禦外侮」兩句口號。我們逛的時候正趕上包穀

季，他們有東西可吃，就不容易賊得來，因此也未免有點兒遺憾。

我們這一回沒從小路上山，我總覺得領略不夠後山清幽的風景。到了九老洞，正趕上霧迷巖壑，又沒能到三皇台去憑眺，尤其使我失望。據說在晴天的時候，站在三皇台上俯瞰華嚴山下石笋千峯，青葱芴立，抵得一幅極美麗的畫圖。直到現在，我的腦子裏還時常湧現這幽邃雋秀的想像。

此外，像九老洞、棋桐、白雲寺以上的杪羅，因為來的時令不對，沒看見他們開花，也不免有一些美中不足的情緒。

最末了兒但是不最小，還有一樁讓我很失望的事，就是山裏雖然有數不過來的老松，却沒看見一根凌霄拿嬌豔的紅化點綴着它的蒼翠！本來在這「高處不勝寒」的地帶，具有後凋性質的松柏還勉強可以挨受，像那嬌嫩的凌霄怎能禁得住一陣陣的不斷吹來冷風？她早就找暖和的地方攀附在別的樹上欣欣向榮去了！難怪我從烏尤寺找到峨眉山還是沒有看見她！

## 十一 觀光川大

四川大學自從疏散到峨眉後校址分散在好幾個地方。七月十八日上午九點承程天放校長和劉覺民、孫心磐、柯德發三位領我們到文法學院的各部分去參觀。圖書館現有中文書十萬冊，西文書二萬冊，還有一部分在成都沒運來。因為地方潮濕，管理人對於書籍的保存上頗費心思。川大當局對於訓育很認真，現在已經印出訓導須知和學生訓知兩本小冊子，我們參觀男女學生宿舍時，柯君很仔細的把每間房的門都打開給我們看，並且告訴我們每間房住幾個人，床怎樣擺，下學年還要怎樣重新隔斷等等，足見他平時對於這一點非常注意，在他的辦公室裏還有畫得很好看的許多圖表。

十七日晚上，在程校長家裏，會到文學院院長向先喬先生（楚）。據他告訴我，川大中國文學系有向宗魯、龔相農、陳李臯、李炳英，徐中舒、殷石曜、胡荏蕃、穆濟波、蕭滌非、曾爾康幾位。其中只有中舒和滌非本來是熟人，其餘都沒會過，假期中大半離開學



校，所以也沒有拜訪的機會。先喬年近六十，容貌態度酷似順德黃晦聞先師。宗魯治校體目錄學，著述頗多，北大文科研究所近兩年來所收的劉念和王叔岷王利器諸生都是由他指導出來的。在川大圖書館裏所保存的中國文學系學生畢業論文有呂氏春秋校註，鶡冠子校註，說文段注校正，文選賦類異文考，詩經釋詞，左傳引經考，左傳地理今釋等。又藏有四川大學國文選二冊，所收有禮記，諸子，史記，漢書，韓柳文，太炎文等。由此兩部分，頗可以窺見他所提倡的風氣的一斑。聽說他對於教育部委託我所擬的中國文學系語言文字組課程草案，頗有批評。我這次很想會一會這個畏友，當面討論一下。可惜不單我到峨眉沒能見着他，最近中舒來信說「他已經在善覺寺病故，現尙停柩報國寺中」；從此竟自終古沒有面商的機會了。

十八日，中午峨眉清華同學會在陳福記菜館招待我們，約程校長夫婦作陪，主人共十五位。滌非酒量很豪，我對他耿介寡合的性格非常同情，舉杯對飲了兩次，沒想到我竟自醉了。

十九日上午九點，張洪沅、鄧含青、方端典三位領我們參觀生物系實驗室，物理化學實驗室，理學院辦公室。十一點三刻冒雨移居山下峨眉旅行社。這裏房間清潔，招待周到，飲食方便，比山上各廟強的多了。中午中舒在家裏招待便飯。下午四點一同出北門，本來想到飛來殿，看一看思成所稱讚的元代建築，因為天晚路滑沒能去成，只到綏山公園繞了一會兒，後來又轉到東門外護國寺去看大佛。這個廟是明萬曆己巳建的，又叫做寶藏禪院或大佛寺。正殿俱有千手大悲觀音銅像，高三丈六尺，是明朝無窮大師別傳募鑄的。據說最初他本想把這尊大佛搬到頂上去，後來因為分量太重，難運入山，他才在萬曆辛卯年到北平，奏請慈寧陳太后（案，如果是陳太后尊號應該作「仁聖」，李太后曾經住過慈寧宮，但也沒有「慈寧」的尊號）發帑金開建這個廟，並賜香燈田五百畝。這尊大佛的帽子就有九尺高，相傳起初帽子有點兒不正，後來把一個九尺高的小銅佛放在裏頭才正過來，現在帽緣低的地方還可以看見佛頂。佛前的木龕旁邊有一口鐘是明慈聖李太后所獻，尚膳監蘇炳監造的。後殿供文殊普賢三像都留着鬚髭，相傳是照西域的樣子塑的。和

普通的像不同。

下午六點含青洪沅約到聖積寺。在一進門的老寶古樓前有兩株大黃葛樹，直徑一丈多，大可十圍，濃蔭滿地，碧色參天，在四川很少看見，舊傳樓額有宋魏了翁所寫的「峨山真境」四個字，現在已然看不見，樓外面還有一塊石碑，刻着「古慈福院」四個篆字，是萬曆壬午四月分守川南道參議高任重題的。樓中間掛着一個八卦銅鐘高九尺，徑八尺，據說也是明朝別傳和尚募鑄的，每逢初一十五的夜裏敲它，聲音可以直達金頂。寺裏面的正殿供有銅鑄普賢騎象像，象鼻子都被遊人摸亮了。門外有一個銅爐，也是明朝的東西。後殿有永川萬華軒施製的華嚴銅塔，高二十尺，凡十四層。鑄佛四千七百尊。鑄華嚴經全部，綠色斑斕，刻工精美，是很值得寶貴的。

這幾天因為夾江水漲，從成都來的公共汽車不能開到峨眉，我們本打算二十日從峨眉坐黃包車到夾江，然後再轉成都。承程校長和許多朋友的好意，都怕到夾江後等不着汽車，就得坐三天黃包車，沿途還要住「海陸空並進」(「海」是外面下雨屋裏立刻漏成

河，「陸」是比坦克車還利害的臭蟲，「空」是賽過飛機的蚊子。的么店子，那就未免太昏了。所以他們主張打電報給武漢大學王校長請他替我們買成嘉公路的汽車票，先回到嘉定，再轉成都。我們因為情不可却，就這樣接受了他們的好意。誰想到事實演變的結果，比我們由峨眉直接坐黃包車所受的罪，竟至加了好幾倍！

## 十二 走上了艱難的蜀道

七月二十日，上午九點二十分，由峨眉旅行社坐黃包車，仍取道蘇稽回嘉定。到了蘇稽，方太太轉草鞋渡搭船回家；我們一直坐車到樂山郊外的徐家壩汽車站後，又押着行李步行了七里。城裏的嘉林公寓和息塵旅館都住滿了客人，好不容易才在鐵牛門白水街的嘉定飯店，找着三個房間。當天晚上武漢大學王校長派人來通知，二十一日早晨有公共汽車開成都，每張票五十元，因為預先沒有登記，得要送給司機三十元小費，才能立刻買得票。我們想，只要少耽延幾天。多花幾個錢倒沒什麼；於是就決定託他買票。

第二天早晨四點半起來，六點趕到車站，居然買到第七第八第九三張票，七點多，車也開來了。我們當時覺得很高興，心裏已經在盤算當天到成都後住在什麼地方，先看哪幾個朋友，若是像這樣順利，不出十天我們就可以回到昆明了。

車票雖然有號碼，客人仍然爭先恐後的自己擠上車去佔座位；等到快開車了，售票員才又一個一個的喊下來叫着號碼派定座位。可是最初佔住後一排的幾個客人，一死兒的盤據着不動，不知道預先有沒有諒解，公路局的人對他們也就置之不問了。把號碼叫完後，陸續還有沒拿着票的客人上車，只要有一釘點縫兒他們就硬擠下去坐，也不管旁邊的客人能否喘得過氣來。除此之外，頂棚上還坐着四條「黃魚」。

耗到八點二十分，燃着木炭後，車總算開了。沒想到剛走出二十公里，到一個叫灘渡地方，就拋了錨。這個地方有一條小河，在乾季本來沒多深，平常只是三成水，這幾天因為連下了幾場大雨，立刻漲到七成水。河的對岸泊着公路局的一條大渡船，司機喊那個船上的梢公叫他把車渡過去；他借口水大流急，怕有危險，無論如何不肯解纜。司機的叫了

兩聲沒人理，他也坐在一旁，不聞不問了。據幾位常走蜀道的客人說：「這是兩邊正在要價還價的表示，大家要肯出幾個錢，也許馬上就可以過渡」。當時有兩位熱心的本地人就坐着另外的小划子到對岸去磋商，終於白費唇舌，毫無結果。就這樣僵着，從十點二十分一直耗到十二點、司機的既然不聞不問，另外也找不着公路局的人去理論。頭上烈日炎炎，腹中飢腸轆轆，嘴裏渴得冒烟，連一棵樹蔭，一塊糍粑，一口開水都找不着。正在無可如何的當兒，後面忽然又開來一輛卡車、上面的客人，遠望着黑烏烏的比釘在一塊臭肉上的蒼蠅還多。其中有兵役署的公務員，有軍人，有男女學生，還有其他各色人等。最引起我注意的，有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頭兒、身材不很高，瘦瘦的，臉上略帶烟容，穿着咖啡色的綢衫，戴着白草帽。緊跟在他身後還有兩個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他們在白紡綢的褂褲上罩着一件荔枝綢的長背心，脚上穿着綠絲襪黑緞鞋，毫不愛惜的就往水裏踩；襠底下鼓鼓囊囊的有一個兜子。我起初還以為兩個人同時害疝氣呢，細一看原來每人各帶着一架盒子槍。他們站在岸上喊了兩聲梢公，就坐划子到對岸去了。有認識他們的人說，那個老

頭兒是這條路上的「舵把子」，跟着他的兩個人是他手下的「胞哥兒」，他們一過去也許過渡有希望了。果然待不大會兒我們車上的司機也從對岸回到這邊來了，他和跟車的助手啾咕了兩句，那個助手就運用「集中力量」的新名詞，和每個客人勒索兩元過渡費。錢收的差不多，對岸的梢公也招呼夥計，解纜執篙，立刻把船撐過來了。

過渡的辦法是把船頭接上兩條木板，寬窄和車輪相當，距離和輪軸相等；因為水大流急，車不能直着開上去。斜着一點兒好減輕沖擊的力量。費了半天事，船夫算是把木板接好了，用繩子也把船紮穩了，車上的客人都先跑到對岸眼巴巴的期待着；一會兒司機開動引擎，汽車嗚嗚作響，前頭兩個車輪已然開到木板上，大家正在高興的當兒，沒想到車後面的一個輪子已經懸了空，儘管轉得怎樣快，再不能把車身推進一寸。而且車身傾側，繫在頂棚上的行李晃晃蕩蕩的，眼看着我的箱子裏那些未完成的文稿立刻就要付諸東流，怎能不急得出了一身透汗？這時候，船夫們手忙腳亂，客人們垂頭喪氣，司機的却袖手旁觀，蹲在一邊兒吸香煙。忽然從離這兒八里以外的甘江舖跑來一個公路局的人員，他自告

奮勇的跳下河去，指揮船夫們把那塊離開車輪的木板用石頭墊起一邊兒來，爲是讓它的斜度恰好可以銜接那個落空的輪子的底下。可惜他們辛辛苦苦，「邪計」震天的工作了兩三點鐘，只因爲力學常識不夠，沒把支重力三點安排妥當，板子搭好以後，車剛往上一開猛然間噠噠一聲，船身動搖，石頭滾落，板子滑開，車輪照舊出軌，車身傾側的程度比前回更利害。

這一回大家簡直的絕望了。那個自告奮勇的人也跳上岸來，擰乾了衣服，躲在一邊兒一籌莫展。梅先生急得繃着眉，噉着嘴，一枝接着一枝的吸紙煙，一句話也沒有；教生平常雖然指揮若定，不慌不忙，這時候却也滿臉漲得通紅，不住的拿手絹擦汗；我始終惦記着箱子裏那些稿子，恐怕多少年的心血沒像羅膺中先生那樣慘遭回祿，却在路上無意中被了水災。於是不顧一切的再渡到河那邊，穿着皮鞋爬到已然向河心傾側的車頂上去解行李，鞋底子簡直滑得站不住腳。幸而在車上臨時認識一位西南聯大敍永分校的同學湯元森，和一位樂山國立技術專門學校的同學金問瀛，仗着他們兩位幫助，我和四件行李算



是沒有一同滾到河裏去。把行李運到對岸後，嘴裏渴的要命；穀生花了兩塊錢，託路旁一家鄉下人給我燒了五大碗開水，我顧不得燙嘴不燙嘴，一口氣兒喝了個乾淨，當時的感覺，比坐在重慶冠生園喝冰鎮的鮮橘汁，或在酷暑的天氣咀嚼着飛機運來的鮮哈密瓜，都似乎有味道的多。這一剎那才充分了解「渴者易爲飲」的真正意義。

一直耗到下午四點半，一半陷在河裏的車始終沒有救起來的希望；對岸雖然從夾江開來了一輛車，可是兩方面的司機沒講好交換「黃魚」的條件，寧可對耗着也不肯「打兌」。我們恐怕這樣待下去到晚上連蹲一夜的地方都沒有，只得雇了兩個挑夫挑着行李步行到甘江舖，找着一家么店子就歇下了。這家么店子前面是茶館，後面有幾間客房，我們住的一間有三張木牀，每張上面各鋪着一領草蓆，地下濕的往外浸水，隔壁廁所和後院豬圈的氣味，一陣陣的從那僅有的一個小窗口裏吹進來，大有一「薰」風惱人眠不得的味兒。我們爲防禦「陸」「空」的侵襲，把油布鋪在草蓆上，又燃着好幾條土製的蚊香，一切工事都布置好了，才到街上找點飲食，甘江舖地方雖小，街道倒還乾淨，濃綠成蔭的梧桐樹夾植在

磚甬路的兩旁，別有一種幽靜的風致；我們在桐蔭底下的一個街攤僅僅找到兩碗豆漿稀飯聊解這一天的飢渴。當天晚上起初睡得不大好，後來忽然又下起大雨來。我想假如這一晚停到灘渡的曠野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渴了喝不到水，餓了找不到東西吃，下雨沒有地方躲避，那豈不更要狼狽萬分？這樣退一步想，漸漸也就睡穩神安了。

二十二日早晨六點半花八元雇黃包車到夾江。本來想到那裏的汽車站去辦交涉，好換車往前走。誰曉得到夾江以後，車站早把「洪水暴漲上下無車行駛」的牌子掛出來了。這樣一來，夾江當真把我們「夾」在那兒了。萬分無奈，只好在王家祠旅社後面勻出一張舖位來，同屋還有一個病人在那裏呻吟不絕。挨到十點二十分，同行的忽然有人提議從這裏雇黃包車當天「攏」眉山，每輛價五十五元，我們趕路心急，也贊成和他們一起走。於是一行六輛車，向車站辦了退票的手續後，（手續雖然辦了，可是票價至今還沒退還，結果我們每人花了八十元只坐了二十公里的汽車）十點四十分就冒雨動身，路上遇到一陣大雨，衣服和行李全淋濕了。十一點四十五分過螺絲圈，坡陡難爬，車夫臨時雇人「拉坡」

才曳過去。十二點半到土門鋪，車夫吃飯後，拉我的那一個忽然要補皮帶，道樣一耽誤，同行的那三個人不耐煩多等，於是就把我們三個老搭擋落在後頭了，下午兩點四十分到張爺廟大橋，花去廿分鐘才過了渡。三點十分過兩路坡，比螺絲圈更難爬。過坡以後，我坐的車皮帶又壞了，這樣一誤再誤，直到四點十五分才過了爛婆鎮，五點鐘才到了思濛河。車夫借口天色已晚，前面到線灘還要過渡，當天無論如何不能攏眉山，極力勸我們住在這裏；我們也恐怕黑天走生路，諸多不便，只好就聽了他們的話了。

思濛河離樂山六一·四六一公里，到成都還有九九·七四五公里，我們耗費了兩整天、結果才勉強強走了五分之一的路。思濛雖然不是什麼大鎮，可是聽老於蜀道的人說：「成嘉公路的司機到這裏總要設法拋錨，就像成渝公路的司機喜歡在來鳳驛拋錨一樣。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呢？據說他們的「貴相知」都拿這兩個地方作大本營，他們饑饉風塵，不得不找個地方消遣消遣；至於客人是否要露宿在荒郊，他們滿沒放在心裏」。這一段話還沒聽完，忽然一輛汽車風馳電掣的開過思濛鎮，同車的金問瀛遠向我們招招手兒，

說了兩句話。原來他們向夾江站長交涉的結果，下午三點鐘就換了這個車出發了。我當時一方面頗悔我們「欲速不達」的急性子，一方面也覺得剛纔所聽到的話不可盡信。

誰知道第二天早晨剛走到離開思濛不遠二里的鎮南橋，果然看見昨晚開過去的車拋錨在路邊，車上的客人，一個個面色灰白，兩眼枯澀，有的在河邊洗臉，有的在車上打盹兒，顯見得是一宿失眠的樣兒。到這時候才把那位老江湖的話證實了。我們走出去沒多遠，雨越下越大。車夫簡直淋得上氣不接下氣，勉強拉到鹽水井的一個茶亭，只好暫時避一避，這個地方雖然有一家小鋪兒，可是沒有什麼東西賣，我們盡它所有的沽了四兩包穀酒，就着落滿了塵土的炸麻花兒，姑且趕趕寒氣，充充飢；又央告老板娘泡了一壺渾水茶，雖然苦澀不大好咽，究竟比渴着好受的多。挨到十點半，雨稍微一小點兒。又冒着雨往前走。十一點四十五分到了線灘，沒想到公路局在這裏所備的渡船，從這一天早晨起，因為水漲竟自封渡了。連我們一共十幾輛黃包車都堆在那兒不能過去，任憑你怎樣大聲喊叫，對岸管渡船的公路局人員一概置若罔聞。耗到十二點多鐘，大家的肚子都餓得咕嚕

咕嚕的叫，也沒地方買東西吃。幸虧發生機警，花九塊錢，讓一個鄉下小孩買了一升米，就託他的家裏給我們煮一煮。這一家似乎很窮，幾間茅屋髒得不堪，滿院子黑泥和豬屎，弄得一榻糊塗，簡直沒有下腳的地方，我們把樂山北大同學杜高厚所送的罐頭薰肉和榨菜拿出來，當珍羞美味吃，一邊喝着米湯，一邊嚼着半生不熟的飯。這時候有四個小孩兒，四個女人，十六隻眼睛都在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我們，假如我是個寫生家，眼前簡直是很好的一幅油畫。我心裏在想，四川米價這樣高。絕不會「穀賤傷農」。何以這一班農人對於米飯如此希罕？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一班佃戶把所得一點穀子早已賣光，有的甚至於連包穀都吃不上。至於罐頭食品在他們更是希罕物兒了。

吃完飯後，一直在河邊耗到下午三點鐘，幸而有一位軍官的護兵向對岸放了四響盒子槍。那箇渡船才算撐過來，可是那個管渡船的公路局人員公然向大家說：「現在生活高漲，連包穀都賣五十元一斗，我們專靠路局一點薪水，真是連燒炭喝水都不夠，所以不得不請諸位幫襯一下，黃包車過渡每輛請付五元，有錢的便過，沒錢的免過」。後來開了兩

次船，渡過十一輛車來，其中雖然也有幾輛少給一兩塊錢，可是有五六位取巧的坐車人先空身渡過河來，打算要偷關漏稅。那個管船的當真就把他們的幾輛車落在河那邊兒，置之不理。

四點三刻渡過線灘，車夫放足了腳力往前趕，五點三刻，才攏了眉山。預定一天的道兒，竟自走了兩天，還受了這麼多的罪，只好自怨命運坎坷。恐怕從夾江同行的那三位早就到成都了。當晚宿在北道旅館，「陸」「空」交襲，徹夜未能闔眼。

二十六日早晨四點半，困眼朦朧的起來，五點坐黃包車從眉山出發，講明了當天攏成都，每輛價六十五元。八點進彭山縣驛明門，剛走了二十多公里，車夫在我們吃早飯的當兒，就起意「漂車」(他們管換車叫「漂車」)少走路，多賺錢，爲取巧自私，不惜剝削同行，充分表現了他們的劣性，同這種人真是沒道理可講的。漂車以後，九點二十五分繼續前進，在北門外的公路旁邊看見「漢張綱故里」和「晉李密故里」的石碑。十一點四十分五分過興隆場，十二點半入新津縣境，下午一點四十分攏鄧公塘。新津是灌縣下游三條河

水匯歸的地方，每到洪水泛濫的時候，過渡非常困難，所以俗諺有「走遍天下路。難過新津渡」的說法。我們沒到這兒以前，很怕到這兒又要出什麼「拐」，幸而仰仗上帝的保佑，從兩點二十分到三點，居然風平浪靜的把我們渡過來了。當船夫把黃包車抬到船上的時候，我們雖然站着擠在人堆裏沒有迴旋的餘地，身子隨着激盪的江流不住的搖晃，可是一回想起前兩天在灘渡和線灘的滋味來，無論如何是輕鬆快活的；這一刻那回頭望見鄧公塘山上的修覺寺、華嚴寺、二郎廟、玉皇殿等許多寺觀，參差錯落的掩映在一片濃綠中間，居然也有閒情逸致來欣賞它的美麗了。

過渡後，在舊縣稍微休息一會兒，有一輛小汽車的司機向我們兜攬生意，我們心急似箭，恨不得馬上到了成都，也有意無意的和他磋商磋商，沒想到因為買不到汽油沒坐成汽車，結果倒被黃包車夫敲了一筆小竹槓。四點半過興隆場，再經黃水鎮，到雙流縣，天已經六點多了。從舊縣雇來的黃包車夫又在「漂」車。我換到的一個，笨而無力，走兩步歇三步。還不住的氣喘如牛，在離成都南門還有四公里的地方，他簡直拉不動了，我只得下

車跟在他後面，細雨濛濛，漆墨烏黑的陌生路上，踽踽獨行了八華里。九點半到南門後，毅生已經等了我半點多鐘了。趕緊再換車到城裏驛馬市大川飯店新改的中國旅行社，匆匆忙忙間，很萬幸的算是只丟了我一頂呢帽。

我們就在這深更半夜裏到了成都。

### 十三 嘗嘗成都跑警報的滋味

到四川後所經過的城市，我最喜歡的是成都；因為它除去城圈子不很見方，街道稍嫌紆曲以外，有好些地方都像我的故鄉北平。比如春熙路的繁華像王府井，玉龍街的風雅像琉璃廠，打金街像廊房頭條，少城像後門裏頭，薛濤井和陶然亭的風格相近，草堂寺和松筠庵的規模彷彿，華西壩一帶簡直是具體而微的成府或清華園，只有武侯祠的地方色彩特別濃厚，在北平一時還找不出適當的對照來，美中不足的是，我們在成都只停了六天，却有四天遇見警報，七二七的空前大轟炸我們碰巧會躬逢其盛。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因為前兩天路上太辛苦了，在旅行社休息了半天，下午一點半到四聖祠醫院去看寄謙。她自從二十八年統攷取錄後，教育部沒能照她的第一志願分派在西南聯大，勉強在川大待了半年，肺病就發作了。一個年輕輕的孩子，獨自在舉目無親的異鄉害病，這是十分值得同情的，所以我到成都後第一個就去看她。她看見我，驚喜交集的喊了一聲「二叔」，兩行熱淚立刻就淌在臉上！盡我可能的安慰了她幾句，並且談了一些昆明熟人的消息，才把她逗笑了，四點返寓，郭子杰和沈弗齋來訪，晚七點鄧錫侯先生約我們在南打金街王宅聚談，借機會晤到朱佩弦，陳對玄，李幼春，李伯申，劉式傳，王孟甫幾位和許多不大熟識的成都「文化人」。

成都在許多好處之外，值得提一下的還有小吃和市招，比如像「姑姑筵」「哥哥傳」之類，聲名已經洋溢四川以外，自然用不着特別介紹了；就是像「不醉無歸小酒家」，「忙休來」，「徐來」，——之類，先不用問他們的口味是否適口，單憑這幾個招牌就够「吃飽飯，沒事幹」的騷人墨客流連半天的。甚至於一個賣豆漿的小舖也用「萬里橋東豆

乳家」七個字作招牌，未免雅得有點兒讓人肉麻了。可惜我們來的時候，正趕上米珠薪桂的年頭兒，「姑姑筵」一餐酒席就得四五百元，朋友們既然不敢輕易請客，我們更不敢貿然到這些地方去問津，倒是，二十六日中午，佩弦約我們和新從蘭州回來的徐紹毅全家到名不雅而物甚美的「吳抄手」去領略本地風光，我們却非常得到實惠。不過一碗山大蕪麵索價三元二角，物雖美價未免欠賤了。此外，還有很著名的「黃胖鴨」和「賴湯圓」，可惜沒抽出工夫去領略一下。

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到華西壩去參觀華西齊魯金陵大學會到張凌高，劉式傳，陳裕光，吳貽芳四位校長，高巍巍的樓房，綠瑩瑩的草地，看慣了我們那茅茨不翦，蒿萊不除的校舍，來到此儼然有天上人間之感。這四大學現在聯而不合，校舍全借用華西的，一切開支按學生多寡的比例分配，有一位西籍的總會計專司其事，各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狀況，據我約略向各校當局詢問所及的，華西方面，主任爲龐石帚，教授有林山腴，鍾正懌，李培甫，杜奉筭，聞在宥，呂叔湘，齊魯方面，主任爲錢賓四，教授有林昇平，鄧子琴，胡福林，

孫次舟，張維思，金陵男大方面，自余賢勳病故後，主任由文學院長劉國鈞兼任，教授有高文，羅棹漢，張守義，陳延傑；金陵女大方面，主任爲陳斟玄，教授有邵祖平和曾小姐等。至於三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齊魯由顧頡剛主持，另外還有錢賓四，張維華，張維思，胡福林，孫次舟幾位；金陵由李小緣主持，另外還有徐益棠，商錫永，劉叔遠幾位；華西由聞宥主持，另外還有呂叔湘，韓儒林兩位。聽說我的學生傅懋勳，學年也被在宥從華中羅致到華西作副教授兼副研究員，薪盡火傳，頗爲欽慰。這三個研究所的風格，大致齊魯偏重歷史，金陵偏重考古，華西偏重語言，不過中間也沒有嚴格的分野；經費的來源都是由哈佛燕京社供給的。在這許多位中間，頡剛，斟玄，賓四，在宥，叔湘，錫永，小緣，子琴，福林，本來是熟人，其餘幾位還都沒有會過，林山腴的詩名很高，記得李審言有一首贈古公愚的詩道：「雅才今日推梅縣，詩派華陽起正聲，文字論交平天下，平章要識此時情。」梅縣指着公愚，華陽便是推崇他，他家裏的肴饌也很精美，在成都，「林山公菜」和「姑姑筵」是伯仲之間的。

從華西大學出來，到後壩三大學肺病療養院去看楊君慶惠，他是我的親戚，曾在空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畢業。當這一期畢業的時候，林徽因女士的弟弟林恆在驅逐組考第三，他在轟炸組考第三，都是那一班優秀分子，可惜一個畢業不久就壯烈的殉國；一個剛畢業就發現肺病；我真爲國家養士可惜。慶惠本來是個很「棒」的小夥子，人品，志氣，技術，學識，都值得佩服；不幸得了這樣延纏的病，看見他真讓我難過，幸好他的臉色和精神都很好，大約不久，就可以康復了。我相信他一定還能替國家，替民族，建立一番功業。這個療養院統共不到二十個人，可是有七個是空軍出身的，關於這一點，我希望航空委員會和航校的負責當局對於在校或出校員生的營養衛生都得特別注意才好！

晚七點，子杰在廣益學舍請我們吃飯，同座有沈菲齋，蒙文通，吳毓明，劉式傳等，八點同毓明訪在宥和叔湘，華西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季刊已經印出兩期，可惜在內地很難看得見，這一晚在宥那裏才看見了航空寄來的樣本。紙張的考究，印刷的精美，絕不是在昆明或重慶所能找到的。

在成都剛過了兩天消停的日子，忽然又疲於奔命的跑起警報來了。二十七日早晨八點，子杰約我們和菲齋，佩弦去遊武侯祠，出南門外一里多地，老遠就望見古柏參天，氣象森嚴的一所祠宇，那便是杜工部所謂「錦官城外柏森森」的蜀相祠堂了，這個祠堂本來叫做「漢昭烈祠」，可是諸葛亮的聲名和功業在一般民衆心裏比劉備普遍的多，結果反倒君以臣掩一變而爲「武侯祠」，祠的前殿供着昭烈帝像，旁邊有北地王配享，左右配殿分祀關張，兩廡還塑着蜀漢二十八功臣，後殿的武侯像本來塑着丞相衣冠，可是不知道那個受了三國演義的影響的俗人擅自給他披上一件八卦衣，送給他一把鵝毛扇。這和美國芝加哥博物館根據梅蘭芳貴妃醉酒的戲裝去追摹楊玉環的遺容，可謂無獨有偶的滑稽可笑。在這一層殿裏，左邊供着諸葛瞻，右邊供着諸葛尚，壁上刻的題詠雖多，但沒有超過清代以前的，其中有季剛先師的尊人黃鵠大先生的一首詩，倒引起我不少念舊之感。從武侯祠出來，又驅車到新西門外余家橋去憑吊「浣花溪水水西頭」的草堂寺，這個地方門禁得很森嚴，子杰掏出一張教育廳長的官銜片子來，守門的才把我們放進去，草堂三楹，中間供着杜工

部，左右分祀黃山谷和陸放翁；堂後有杜儂刻石三，黃陸儂刻石各一，我對着這千古詩聖的故宅雖然有無限的「思古之幽情」，可是，要追慕當年「檉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的遺風餘韻，簡直一點兒都領略不到了。

當我們還沒有到草堂寺以前，在路上已經看見了預行警報的黃旗，成都人因為最近幾個月敵機並沒有當真來過，所以大家的心裏，簡直不拿情報當一回事，沒想到這一次敵機可當真來了，——而且還來了一百零八架！九點四十分發過空襲警報後，我們還在城西四家村李幼春的家裏談天；十點四十五分續發緊急警報，還沒有過十分鐘敵機就飛到頭上了。緊跟着高射炮聲隆隆，投彈聲轟轟，幾間房子動搖的像地震，屋頂上的瓦和窗子上的玻璃被激盪的上下交響着；這一剎那的緊張情緒事後很難把它追述出來。在下午一點四十分解除警報後，我們本打算到昭忠祠街赴梅東華的約會，誰知道在城裏坐着車東衝西撞的盤旋了總够半點多鐘，壓根兒沒找到一條可以通過的路；舉目所見不是棟折榱崩，瓦礫遍地，就是脛斷肱飛，血肉模糊！這一次災區之廣，傷人之多，打破了成都歷來遭遇空襲的

紀錄，一直到四點我們才從城外繞到梅家吃成了午飯，這時雖然餓了半天未嘗不飢腸轆轆，雖然感謝東華給我們預備下在昆明三年看不見的鮮蝦和西瓜，可是一想起剛纔親眼目覩的慘狀，無論有什麼珍羞美味也覺得不是滋味！回到旅行社以後，看見離開我住的房子不到兩丈遠就中了一個大炸彈，我的房裏雖然頂棚震落，塵土滿地，幸而還沒直接命中，還不致於把我在灘渡辛辛苦苦從汽車頂上冒險搶救下來的那個箱子化成灰燼。

晚七點到焦家巷赴張怡蓀的約會，怡蓀從離開山東大學中國文學系以後就專心去辦西陲文化院的事業，當晚因為驚魂甫定沒能詳細詢問他院務進展的情形，可是就他已經印好的藏漢字典，漢譯耶士基藏語文法和西康詳圖來看，足徵他在這抗戰期間確乎閉戶埋頭的工作出了一些成績。

二十八日，早晨七點四十分就有了敵機入川的情報，黃廛剛一掛出，全市立刻騷動，黃包車價錢飛漲，街道上擠不動的人羣，各各扶老攜幼，提包挑擔，荒荒張張，搶搶攘攘，直着眼睛往前奔，成都市民再沒有昨天以前那樣鎮靜了。我們隨着北大老同事雍克昌到西門

外九里橋去躲避，好容易跑出西門，到了郊外只見疏散的羣衆夾在稻田中間的小道上成兩條直線的樣子向前蠕動着，絕不能作面的展間，一旦敵機臨頭這是最危險不過的，所以在成都遇到空襲，不單沒有重慶那樣安全的防空設備，連昆明那種跑警報的味兒都趕不上，因為第一，城市太大，從城裏跑到郊外已經得費去很長的時間，走出很遠的道路；第二東南北三門外各有轟炸的目標，比較上只有西路安全一點兒，因此，一遇到警報這條路上往往擁擠不堪；第三，成都郊外到處都是水田，不像昆明郊外那樣空曠，要想跑出去不遠就找到一個像昆明北郊的陞山，西郊的福海村，東郊的曇花寺，南郊的船房，那樣既有掩蔽又非常寬敞的地方，那是絕對辦不到的。我們這一天，除去城裏的一段路不算，來回一共走了十八里，把我的皮鞋都跑綻了，結果却是一場「懲羹吹壘」的虛驚。然而因此却領略了克昌家裏的田園風味，他的田莊在九里橋的道旁，周圍共三十畝，叢竹密翳，曲溪縈迴，從外面簡直不容易發現它，中午一餐便飯，承主人「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吃着格外香甜有味。成都壩子上的田，天乾不旱，淫雨不滂，向來是很出名的，近來經「山東一



人，山西一人」，在那兒大量的收買，每畝已飛漲到一千四五百元。他這三十畝田都交給田戶種着，每年「大春」每畝交穀一石九斗，按四川現在穀價說，這筆收入總算很可觀了，克昌是研究生物學的，現在的西北師範學院任教，假如我要是他，我一定擺脫一切幫着弟弟在家經營田莊，一方面常和自然界接觸也還可以不廢所學，又何必僕僕風塵，一年往返兩次，乃至於四次，城固呢。

晚七點張岳軍先生在勵志社招待我們，同座有弗齋，佩弦，毓明，鄧品純，張凌高，陪席的是郭子杰胡次威兩位廳長，席間談起白天在警報聲中共有敵機一百五十架分五批襲川，第一批炸重慶，第二批炸瀘州，自流井，第三批炸內江，自流井，第四五兩批均炸自流井，損失情況還沒得到詳細報告。

二十九日早晨八點十五分，預行警報的黃旗又掛出來了。本來約定這一天到宋公橋去看佩弦，被警報催逼着，索性就手兒逛了一趟東門外的望江樓，望江樓因為薛濤出的名，現在在薛濤井旁還有一塊碑，刻着她暮年著女冠服的畫像，和清乾隆乙卯周厚輿所寫的唐

胡曾詩「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巷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匆匆的遊覽一周，便坐在吟詩樓上俯瞰錦江的碧流，從從容容的等警報，果然，九點二十分鐘轟響了，我們隨着菲齋到川大農學院院長王堯臣家裏去躲避，十二點十五分忽然有機聲隆隆在空中盤旋了約摸半點多鐘，我們躲在防空壕裏既沒聽見緊急警報，也沒聽見高射炮的聲音，究竟是敵機，是我機，始終沒弄明白，下午兩點五十分解除警報後，從農學院的後門坐鷄公車到新南門，這也是生平的第一次經驗，鷄公車比北方的獨輪小車子矮而小，人在上面脊背靠着一塊板，兩脚伸在輪子前邊幾乎可以擦着地，走起來，這聲音吱吱啞啞的，令人發生一種不調和的刺耳的，吵嚷的感覺；我想它得名的原由，除去象形而外，這種聲音也或許是可能的。

四點，在宿，叔湘約我和毅生在廣益學舍裏華西大學中國文學系茶敘，凌純聲，芮逸夫，馬昌壽三位前一天剛到成都，顏剛從崇義橋趕進城，在這裏全會着了，另外還見着三大學裏許多位舊交新識的朋友，最讓我高興的是碰見了馮漢驥先生，近年來聽見弄人類學

的朋友提起H. K. Feng的名字來，又在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裏面看見他兩篇文章，這天一見面，原來十五年前我們在廈門大學就同過事了，散會後到魯齋去看賓四，他今天才從青木關回來，我們因為還要參加清華同學會的譙會，匆匆忙忙沒能多談，約定第二天一早再去看他。

晚七點成都清華同學會在總府街漲秋筵館歡迎梅先生，約子杰，東華，弗齋，佩弦，毅生和我作陪，飯後由主席宋漣波致詞，梅先生和子杰都有演說，我一路上跟着梅先生參加好幾次清華同學會，想等着機會在這樣說幾句答謝的話，現在約略還記得那一晚說話的大概是：

「每逢我參加清華同學會的盛譙的時候，梅先生總向大家給我介紹說：『羅先生是我們清華的校友』，真的，在西南聯大裏頭，假如我要巴結的話，我不單可以算是清華的校友，而且還可以算是南開的校友，可是，撇開這一層資格不提，我另外還可以找得出跟吃跟喝的好理由來。今年清華開三十週年紀念會的時候，張伯苓先生打一個電報給黃子堅先

生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我們得從豐的慶祝」。當時子堅在會場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最精彩的幾句是：「清華現在的校長是南開第一班的高材生，南開的教授又有好多是清華出身的，並且兩校的同人還有許多敍得上姻婭的關係」，後來馮芝生先生又代表北大說：「要是敍起通家之好來，北大也並不後人，比如說，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之先生是清華人，兄弟是北大人現在却担任着清華文學院院長，再者子堅先生說，清華同學向來穿衣服講究「倍兒亮」，北大同學總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的不修邊幅，可是今天清華校友代表吳澤霖先生的衣服却充分的表現着北大的風格」，這兩段頗有風趣的演說在當時非常動聽，要是給他們補充幾句，我還可以說：現在北大的同事有許多是清華南開出身的，而在座的北大同學朱佩弦先生却在清華有很悠久的歷史，此外像楊令甫周枚蓀幾位先生，乃至於兄弟個人，都在清華服務過一個時期，拿這些關係難道還敍不上「通家」嗎？既然是通家至好，誰兩頓飯吃還有什麼拉不下臉來的？——」

我說完這段話，王士倬先生和一位現在叫不上名兒來的清華同學各自敬了我一杯酒，

賓主才盡歡而散。

三十日早晨七點四十五分，已經有預行警報，梅先生一起來就到茶店子拜客去了，我和毅生趕緊雇車到華西壩去找賓四，八點二十分剛到廣益學舍門口兒空襲警報就響了。約上賓四，隨着叔湘全家，到附近一個礮堡底下去躲避；在那裏碰見在宥，頡剛，斡玄，純聲，逸夫，昌壽許多熟人，後來又到小綠家裏去談天，這一天敵機雖然沒來，可是聽說一共有七批分別轟炸重慶等處，直耗到下午三點警報才解除，我和毅生利用這個空兒很懇切的勸賓四返校。我想像賓四這樣富感情重然諾的朋友，不久一定會回到北大來的。四點，承頡剛，賓四，斡玄，在宥，王斌五位，招待我們在中西餐館吃午飯；晚八點，又累弗齋和協和中學吳先憂校長破費，讓我們在離開成都以前領略一點兒「哥哥傳」的滋味。

#### 十四 可靠的郵車居然出了「拐」！

在成都本來想多流連幾天，最初還有登青城山，遊都江堰的雅興，可是住過六天反倒

興趨索然，急於想走，一則因為連續跑了幾天警報，頗感力盡筋疲；二則接到蔣孟鄰先生從重慶打來的電報我們急欲會他；三則在路上出乎意外的耽誤了這麼多日子自備的資斧早已告竭：所以在七月三十日託東華代向郵政局定好車票後，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動身，只是一件事有點兒遺憾：我們剛到成都那一天，就接到充和寄來一封信指點遊青城的路徑說：「由灌縣去青城山約三十五華里，有兩路可走；一擺渡，一經索橋，來回可走不同的路，到青城即住天師洞，萬不可住上清宮，因為那裏的道士俗氣逼人，竟有一道士滿口二百五的英文，除結交要人外，又愛結識教授，瑣瑣靡人！天師洞主持爲彭椿仙，年高德茂；另有易道士心澄者讀書最多，貌甚癯雅，如有興，可與一談，還有一個伍知客，古風道貌瀟灑出塵，可入畫，不可以談話，有一彈七絃琴道士蓋與彭舄卿同派，粗慢無禮，亦無其他修養，以不聽爲是，天師洞正殿有一對石獅，一獅足踏一法螺，有孔可吹，音甚洪亮，青城茶有名，天師洞不如上清宮，因其居卑處下，不見陽光，上清宮則反之，山上有奇鳥，黃昏即鳴，姑名之曰知更鳥」，可惜我們匆匆忙忙的沒能照她所說的去覽勝尋幽，姑且記

下這段話作爲夢遊的指南，保持着有餘不盡的興致。

在離開成都的前一天，我們已經託蓉市警察局祕書主任郭喆卿替梅先生定了三十一日的飛機票；可是梅先生覺得郵車比飛機晚到一天，既可以節省去兩百多塊錢，三個人還可以不致於分散，所以他毅然決然的退掉了飛機票，仍然和我們一塊兒坐郵車，——的確，除去飛機以外這是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

七月三十一日早晨五點，我們冒着大雨趕到西川郵政管理局，承東華和運輸股吳華農股長的幫忙，把行李和座位都給我們安置「規一」，同行的除去我們三個以外還有中央大學師範學院英語系楊憲益教授和他的夫人Clara Taylor女士另外還有一位到自流井供職的郵務佐林君，梅先生和楊太太坐在司機台，我們四個坐在後面。上面遮好帆布棚，下雨也不至於滲進來，司機名張培芝，北平人，看樣子很老實，梅吳兩股長也替我們關照過了，七點二十五分開車，十點十五分攜簡陽，早餐。外面的雨雖然淅淅瀝瀝的下個不住，可是這七十五公里暢行無阻，一點兒問題都沒發生。

沒想到十一點十分離開簡陽，剛過了三十分鐘，走出去不到五公里，在一個叫七里碑的地方，忽然因爲山洪暴發，河水漫過了公路，車便不能前進了。我困眼朦朧的悶坐在帆布棚裏，有時候幻想這是童子軍的露營，有時候幻想我被困在戈壁沙漠的蒙古包中，恍恍惚惚的又焦急又難過。一會兒後面又拋錨了一輛四川公路局的木炭車，全體旅客總動員，上車來和臨時雇的民夫共同推搽，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才把這輛車掉轉頭去開回了成都，經這件事一提醒，前幾天我們在灘渡所遭的困厄不由得又湧現在眼前了，一直耗到三點五十分，水稍微落了一點兒。司機試着把車涉水而過，慢慢的往前開，剛開到中流，水的力量把車身沖的往左歪，司機手忙心亂，一時控制不住，便把車子的一邊開到公路外頭的田地裏，車身傾側的很厲害，黃泥湯兒立刻流進車箱來，這時假如我們稍一張皇，起身亂動，讓車子失去平衡，馬上就會有翻車滅頂的危險。幸虧大家還沉得住氣，從容不迫的等司機用一條粗繩子把車子繫在遠遠的一顆樹上，然後才一個一個的慢慢爬下車來，我當時只穿着襯衫和短褲，讓一個鄉下人領着在河裏走，河水一直漫過大腿根，急流激盪得上身亂晃，這



時才後悔在青島住過一夏天却沒學會泅水。等到人完全出了險，再慢慢的搶救行李，我的三個<sup>valise</sup>箱子已經被水浸透，箱子毀了，衣服和稿子也全濕了。

過河後，在一個叫新市鋪的小鎮，找到一家小店子來安棧，我們三個住在一間七尺見方，擠下三個床鋪，潮濕黑暗，空氣不大流通的小房子，那位帶着洋太太的楊先生也不得不暫時降低他們的「文化水準」，找到一間小屋，向穀生借了一床破單，也就勉強隨寓而安。我顧不得休息睡覺，開開箱子對着一疊疊的濕稿子一件件的濕衣服，緊縐雙眉，一籌莫展。

八月一日上午，張司員賠了一百二十四元錢，雇了許多民夫，才把汽車救過河來，不過這瓶着水，非得修理好了不能再開，我趁着這個空兒就在來安棧前面的茶館用炭盆來烘稿子，十二點五分繼續開車，這時跟車的郵差因為兩位股長沒在眼前，便不大耐煩替我們遮買糊騰位子了，四個人擠在郵包堆裏，上面太陽晒着，既沒有草帽又不能撐傘，縱然昨天稍微受了一些潮濕，可是對於這麼強烈的日光也着實有點兒吃不消。車開到一〇二公里的地方，橋又被水沖壞了，幸而水已退淨，路面還看得出來，司機十二分謹慎的把車子開

過遭重險關，大家想起昨天的情形來都不禁洩着一把汗。沒想到剛渡過一重險關又碰着塊一絕地。下午一點十分到了一〇五公里的長壽橋，路面被水冲壞了三丈多長，橋梁傾圮，據說非得兩禮拜不能修復，無論如何車子也開不過去了。這時司機的除去盼望對面來車設法「打兌」以外，急得一點兒主意都沒有。我們等到下午三點絲毫沒有好消息，只得雇人挑着行李步行渡河，承資陽郵局李旭初局長招待晚餐，並且給我們找到一家紫東客棧，局面和設備比新市鋪的來安棧強多了，可是我因為烘烤衣物，一直耗到夜裏二點鐘還沒能睡覺。

八月二日早晨李局長來說，內江沒有車到，恐怕前面的路也壞了，他已經替我們包了一條民船，價洋二百元，走的快一點當天就可以擺內江，我們在訂路費拮据的時候雖然不願意平白多花這筆錢，可是再興等起來更覺得沉悶，只好就採納了他的建議，十點半上船，不大會就開了，船上除去我們同車的六個難友，兩個郵務人員，船夫又偷搭了兩三個客人，沱江的水勢很平穩，沿岸的山水遠不及岷山的秀麗，在船上閒着沒事洗了九件濕衣服。快到六點的時候，天上黑雲濃得像鍋底，忽然又下起大雨來，船裏到處都漏濕了，撐船的

除去老梢公和他的侄子還有一個長工一個短工，雨下大了，那個短工怕把衣服打濕，躲在艙裏不肯出去，任憑船身在江心漂蕩，梢公急得把嗓子嚷啞，他始終好像沒那麼一宗事。這陣雨一直下了一點半鐘，就在這驚濤駭浪，急風暴雨的裏頭，七點半才算脫離險境，攙了資中西門外的江岸。可是，摸着黑兒冒雨上坎，兩隻脚陷到泥塘裏幾乎沒過磕膝蓋。進城後，上頭淋着，底下踩着，手上提着，走了半點多鐘，碰出好幾個客棧，結果才在中街找到一家清川旅館，還算好，這家旅館開張不久，床帳被褥都是新的，在緊張疲乏以後總算睡了一宿安頓覺。

資中的街道很整齊，路中間鋪着大塊方磚，碧綠的梧桐高聳在兩旁，在雨過晴天的早晨格外顯着幽靜清潔，可惜我們頭天晚上趕到，第二天九點鐘又得回船，對於這個川西的大城市只有匆匆一瞥的緣分罷了。臨上船的常見又趕上一陣大雨。把到碼頭送行的資中郵局朱局長和李女士淋得衣服全濕了。等到十點二十分雨稍稍小一點兒才開船，可是走了不到一點鐘，雨又大得怕人，煙霧漫江，簡直讓在水上生活了四五十年的老梢公都定不準

離向。爲安全起見只得泊在一個小灣子裏，直到十二點二十分才繼續開行，以後雖然濃雲密布，沉黯無光，可是直到下午四點二十分攏了內江，却沒再下雨。

在離開資中的時候，合起我們三個人所有的錢來已經不夠開發船票的了，最初我還想和憲益暫時挪借幾文，沒想到他在成都買完車票以後只餘下剛够兩天食宿的錢，措措的情形比我們還厲害。萬一下船的時候，當真湊不出錢來，我只好「爲首於舟中」，請梅鄭兩公上岸借錢來贖我。幸虧快到內江，那位林君把他懸攤的一份拿出來，我們才算對付着下了船，這時今起我們三個和楊氏夫婦所有的全部財產只贖下六元法幣，到蜀天行驛開發完拉行李的黃包車錢，五個人便都「妙手空空」了。當我們路過川陝聯運處的門口兒，我們有意無意的問了一聲周金臺處長是否在內江，並且告訴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待一會兒金臺和韓德璋都到旅館來看我們，這樣一來我們一行五個人的晚飯才有了着落。

八月四日我們困在旅館裏還沒唱「當鏢賣馬」，梅先生已經拜訪內江中國銀行孫祖瑞經理，通融了五百元，除去轉借給楊氏夫婦一百元以外，假如不再遇到特別故障，我們對

付着可以回到重慶了。

內江是川東川西交通的樞紐，商業很繁盛，出產以糖和酒精爲大宗，當地商人以糖業起家發財到百萬以上的很多；酒精廠大小共有好幾十家，酒精拿「漏水」（就是糖稀）作原料，也算是糖業的一種副產物，因爲有錢的人多，所以生活程度特別高，隨便吃一餐飯便得花到七八元，據說內江和自流井是四川全省生活最貴的地方。我們在這裏一等車就過了三天，這期間除去上面所提到的幾位朋友以外，我們還會到劉大鈞先生和劉太太，大鈞人更瘦了耳朵也更重聽了；劉太太是昆明明社的曲友，她的巾生和五旦都很有工夫，四日晚在她家吃飯，因爲劉先生有病，德璋臨時跌了一交，內江的兩隻笛子都缺了席，終於沒能過成曲癮。此外還會到何華一九三二級畢業同學李國幹。

爲接洽汽車的事，教生跑了好幾趟郵局，五時聽說資陽那邊沖壞了的長壽橋已經搭起浮橋；那天下午成都的車才能開過來，六日下午楊氏夫婦在郵局等了半天，結果只是楊太太一個人先走了；第二天一清早我們四個人趕到郵局，因爲位子不夠，又把憲益一個人落

下。這樣一來，我們從成都一同出發的五個人竟自分成了三班兒。

八月七日，早晨五點半，從內江郵局出發，梅先生和一個郵局人員坐在司機位，我和教生坐在後面郵包上，沒出城的時候，我們雖然躺下，還要擦着樹枝和電線過去，手裏若是抓不住繩子便有滾下車去的危險，每途遇到坑坎的地方，一顛就顛起兩二尺高；假如不是親身經驗一次，我真不能想像出花錢買票坐車會受這麼大的罪。五點五十分到犍不鎮，等了四十五分鐘渡船才開過來，我們的車列在第四，七點二十分車開到渡船上，又過了一個鐘頭拖船的汽划子才到，過完渡已經九點十五分，司機又加了二十分鐘油，然後才是開了馬力往前趕，可是車的速率越快，顛簸的也越厲害，一會兒太陽又露出來了，把過身皮膚曬得通紅，直到十一點半攜榮昌，吃了一頓午飯才稍微喘過一口氣來。十二點十分車再開到永川，休息不到十分鐘，以後就一口氣兒開到青木關，看時候才不過三點四十分，這一段雖然難得骨頭酸疼，晒得皮膚灼熱，可是比起灘渡拋錨，新市鋪翻車的情緒來，畢竟痛快的多了。

從內江開來的郵車照例在青木關換車後才繼續開到重慶，這一天顛簸情形，我們都有

點吃不消了，想在這裏不息一晚，順便到教育部看幾個朋友，第二天再走，於是我們到郵局交涉安當，把行李卸在第一賓館，稍微休息一下，便上山到教育部去看吳俊升蔣養春兩位老友，恰好趕上俊升回沙坪壩，養春言病，都沒見着，幸而邂逅着韓裕文馬芳若兩位同學，承他們告訴了許多熟人的住址，又招待了我們晚餐，晚間到益庶訪充和同到民毅館茶敘賞月，儼然又回味到當年呈貢旅居時的清興。

## 十五 趕上了「疲勞的轟炸」！

我們六月初第一次經過重慶的時候，曾經遇到兩次轟炸，六月一日是在玉川別墅的防空洞躲避的；六月二日躲在市民醫院的洞裏就親口碰見直接命中，封閉兩個洞口的危險。那一次所躲的洞，假如沒有四丈厚的石頭，假如不是有五個洞口，結果就不堪設想了。可是，無論如何，總沒有我們在青木關所遇到的警報那樣頻數！

從八月八日到十七日，據報人宣佈，一共轟炸了一百五十小時，飛來一千架飛機，投

過一萬個炸彈，簡直把陪都附近的民衆攪得夜不安枕，日不得食，它們管這種惡行爲叫「疲勞的轟炸」！

在這九天裏頭我們幾乎沒有一會兒不急着想走，不過，事實上不單公共汽車完全停開，就是打電報，寫快信，專人面託重慶的朋友，去打聽飛機的班期，也簡直得不到一點回音。十五日聽見西南聯大被炸的消息，越發急得坐立不安，雖然馬上發急電去慰問同人和同學，仍然放心不下，尤其是背着行政責任的梅先生和教務格外焦灼過分。這樣度日如年的挨過了一天，十七日趁着警報稍微輕鬆一點兒，我們立刻帶着部裏運來的卡車趕回了重慶。

在這板於奔命的期間，我還抽空空兒好整以暇的作了兩件事：第一、八月十一日上午，在警報聲中，承音樂師資訓練班班主任楊仲子和教務主任李抱忱的委託，讓我到彭家院子去講演一次，那天我講的題目是「聲調和聲樂的關係」大意思說明國字的四聲陰陽對於譜曲的重要性，四聲陰陽雖然隨地異其調值，但是譜曲的時候總得依照一個標準，時下的抗戰歌曲把「九一八」唱成「揪尾巴」，那就是念倒了字音的實例，末了兒又附帶着說了一



點兒戲曲音韻的源流，當我正在高談闊論的時候，有一陣敵機隆隆恰好從頭上飛過，因為聽衆仍然很鎮靜的坐着不動，我也就不好意思「見機而作，入土爲安」了。

第二、八月十六日晚上，音樂師資訓練班邀請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全體舉行演奏會，我也被約參加，那一晚的精彩節目有金律聲的男高音獨奏，張洪島的提琴獨奏；曹安和女士用琵琶獨奏「十面埋伏」以後又唱了一段崑曲「昭君」，她還和陳振鋒楊蔭瀏用琵琶，二胡，笙合奏了一段節改梵音古曲的「後滿庭芳」。大軸子是張充和女士唱崑曲「刺虎」裏的「俺切着齒點絳脣」，「銀臺下煌煌的鳳燭燉」，「恁道說陽台雨雲」三支。十面的指法純熟，叫虎的珠圓玉潤，是那一晚聽衆的公評，用不着我多恭維的，我推辭不過，勉強唱了「彈詞」裏的第五轉「當日個那娘娘在荷亭把宮商細按」和第六轉「恰好喜孜孜霓裳歌舞」兩支，大概總不免有荒腔，走板不搭調的地方，辜負了撥笛的名手楊蔭瀏！

八月八日上午我們到教育部裏拜候余次長井塘和陳泮藻，兩位老友。養春病後還不能到部，約我們中午到他家吃便飯。他的夫人蔡淑慎女士畫法更老到了，想起民國十六年許

多同學在杭州聚首的情形來，而今好些人風流雲散，天各一方，連消息差不多都隔絕，未免不勝今昔之感！一樵是九日下午回來的，他約梅先生搬到他的新居，讓我和發生搬到部裏的督學室。連續叨擾他好幾次，並且聽他敘述視察浙閩贛桂歸來的奇聞軼事，參觀他從江西景鎮，福建德化，所沒羅來的精緻的瓷瓶，旅中頗得朋友之樂。俊升八月十三日才回到青木關，在警報連續不斷的當兒還承他招待我們一次，此外，我們在這幾天裏頭又承部裏和部外許多位朋友懇摯招待，並且領導我們到部裏各部分參觀，都讓我們十分感謝。尤其是張克和、韓裕文、馬芳若、何壽昌幾位同學，從始至終的懇勉照護我們，連下防空洞的點心都替我們預備到，真是怪難爲他們的。

## 十六 歌樂山的幾天喘息

在青木關所遇到的十天，真讓我們累得夠疲勞的了。所以八月十七日晚上回到重慶後，把行李安置在中央圖書館託金少英照應着，第二天忙了一天把飛機票定妥當，——梅

鄭兩位是二十三日的班，我和老舍是二十六日的班。——馬上就想抽空兒到歌樂山去看孟真和冰必，順便休息幾天，恢復恢復疲勞。

十九日清早，一樵開車來接我們，八點三十分有預行警報，我們把車停在兩路口等候文藻，眼看着對面的坡上高高掛起一個紅球，眼看着道旁的防空地圖隨時移動敵機的所在；一會兒退到恩施，一會兒又進了川境，可是文藻却杳無消息！九點四十分紅球變成兩個，空襲的哨子也響了，司機的抱怨，恐怕車子開不出市區，我們也焦急的望眼欲穿，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文藻算是珊珊的趕到了。於是我們才叫司機開足馬力往前奔，一樵的這部車年紀已經很大，早就比不上有錢機關所用的一九四一式了，而且前幾天剛被敵機轟炸過，車棚已經炸爛，上面用帆布遮着，車門用繩子繫着，除去引擎沒壞，幾乎到處都是百孔千瘡，我們飛快的往前開着，連沿路的警察都顧不得攔住了盤問。剛過小龍坎，前面蓋着汽缸的百葉忽然嘩嘩啦啦掉下一扇來，跟車的站在車頭用手按住它仍舊繼續往前奔；還沒到新橋，車上被炸斷了的電燈線又因為摩擦而燃着，假如不是發現的早一點，車上也

許着了火！過山洞後，緊急警報響了，司機的越發拼命往前開着，幸而路上並沒發生更大的危險，我們居然在敵機沒有臨頭以前安安全全的到了歌樂山。靜下來一回想，這輛車雖然破了，可是它的老福特的引擎「硬是要得」。

我們上次過重慶的時候，曾經在五月三十一日匆匆忙忙的到了一趟歌樂山，那時孟真正住在中央醫院割扁桃腺，我們遵着醫生的囑咐並沒敢和他多談話，因為回城要趕山洞的末班車，所以在文藻和冰心的家裏也只坐了不大的工夫。這次利用等飛機的空當兒，我們打算在山上和這幾個老朋友多盤桓幾天。

吳謝家的潛廬在林家廟三號，和孟真所住的兔兒山中央研究院望衡對宇的只隔了一道山谷，有時兩家站在廊子上就可以談話，可是要彼此相訪，假如不能飛渡的話，至少得走二十分鐘；我們因為孟真病後不便騷擾，我和毅生便住在潛廬，梅先生住在工業合作社梅貽寶先生那裏。十九日下午文藻貽寶陪着我們三個一同去看孟真，二十日一上午我和毅生去看他，梅鄭兩位走後，二十四日上午我一個人又去看他，他的血壓已經降到一百四十

度，眼睛也漸漸恢復了，醫生囑咐他少見客人，少談話，可是他在沒有朋友談天的時候反倒寂寞得起急。他愛護母校的感情還是很熱烈的，有一個飲水忘源只想發展自己的同學忽然在他面前發出打倒北大的妄論，立刻氣得他的血壓升高了三四十度。

冰心雖然作了參政，招待朋友還是照常的慇懃，她的身體比在呈貢時稍微清減了一些，可是精神老是那喚興奮着，尤其在剪燭清談的時候，她總是娓娓不休的越說越高興。潯廬小而精雅，面對着嘉陵江，老遠的望見星羅棋布的幾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壩和磁器口；兔兒山和雲頂在它左右屏護着，一片濃綠的中間常常映襯着一塊塊的灰白色，那便是關人們預備盛夏或疏散的叫墅；房後面還可以看得見高店子的市集，一條通磁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坐滑竿或步行的人們像黑點般蠕動着；夜深人靜的時候，除去松濤竹韻之外，往往還從隔壁的林家廟飄送過一兩聲發人深省的梵唄，越發顯出山中清幽的趣味來。拿潯廬比呈貢三台山上的默廬，自然各有長處，不能強分好壞，不過，再要憑着默廬的窗口去眺望呈貢八景之一的「鳳嶺松巒」，那却時過境遷比較不大容易了。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那四個

事配合的恰好好處！

合起潛廬男女主人的參事和參政的薪俸來，已經超過一千元了——可是實際上還不夠山上一處開支的，每月都得虧空。他們所過的完全人是當年的「高等華人的布爾喬亞生活」了，雖然還不至於「日中一食」，可是晚上往往吃稀飯，孩子們每頓飯都抱怨沒有肉吃，但是他們從豐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終沒改，殘餘的半罐的咖啡，總等着朋友來的時候撥出那具特製的咖啡壺來，像作物理實驗似的煮給你吃；快要生鏽的烤箱，遇到客人來，也可借機會聞一聞鷄和猪肉的香味兒。冰心常嘲文藻是「朋友第一，書第二，女兒第三，兒子第四，太太第五」，其實她自己又何嘗把朋友放在第二位呢？

今年春天，今甫從敝永給我來信，和聘之舍作北大教授，專任大一國文，趕到我把這一個意思轉達考舍，他的回信很簡單乾脆的說：「不教書——三年沒念書拿什麼教人家？謝謝楊大哥的好意。」六月初我們在重慶碰見他，梅先生雖然和他初次見面，却頗喜歡他那豪爽直率的性情，守正安貧不作左右袒的品格，於是我們三人商量想約他到昆明作一次短期的

講演；他感謝梅先生知己的盛誼，就毅然答應了，這次來到歌樂山，忽然接到他從陳家橋寄來的兩封信，大意說：彼此離開三個月，消息不大靈通，現在暑期已過，他已經答應朋友在陳家橋住一個時期，昆明之行擬即中止，飛機票如不能退，他願意自己照價賠出，我們當時覺得很空兀，假如沒有什麼特別故障，頗不願變更初議，於是我和梅先生各寫一篇信，毅牛和冰心也各附加兩句，託一樵叟便帶給他。信是八月十九日發的，二十一日黃昏他才從陳橋家步行四十里趕到歌樂山，最初他還表示中止赴滇的意思，後來大家一致挽留，他在瀟灑情懷的當兒也就不再堅辭了。第二天他回去收拾行裝後，二十四日晚上又同郭沫若先生一同上山來，沫若很想見我，我自從卜辭通纂和金文叢考出版後，也頗想同他當面談一談；可惜那一晚我正在靜石灣鑄齊看沈尹默先生寫字，並當面請教提頓轉折的方法，沫若因為有要緊事不能久等，竟因此錯過機會，使我沒能看見這位仰望了很久的古文字學家！

在歌樂山一共住了六天，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還遇兩次空襲，那兩天沙坪壩和磁器口被炸情形，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在這幾天裏，我還會到沈士遠、許季雅、蕭鍾美、金石

瑤、汪旭初、呂筑青、蔣仁宇、蕭克真幾位。鍾美是二十多年的老同學，金先生是我在中學時的英文教員，我和這兩位都好多年沒見面了，異地相逢，格外覺着親熱，下山的前一晚，何容也趕到山上來，竟夕長談，想到北平的許多往事！

## 十七 在天空過了生日

八月二十五日清早，同老舍冒雨離開了歌樂山，搭中央國庫局車到重慶道門口，在新蜀報社休息半天，和周欽岳姚廷子談了很久，就在那裏給中國航空公司電話確定了起飛的時間和地點，午後兩點到衛生局取回寄存的書籍和稿子，晚間和季季谷、盧吉忱、金少英、徐蘇甘幾位朋友在聚豐園話別，我上次過重慶的時候，吉忱正在與高采烈的辦文史雜誌，很懇切的向各方面拉文章，這次會面才知道他已經交卸了，平心而論，他所編的八期頗博得學術界的好評，假如創辦這個雜誌的旨趣是在提倡學術，不辱雜別的作用，那麼，就這樣辦下去豈不很好？爲什麼要顧名而不顧實，交給一個事實上不能兼顧的人去辦，却犧牲了



一個理想的編輯？我頗對盧君同情，並且替文史雜誌可惜。

二十六日上午三時到南紀門外燕居內珊瑚壩飛機場，登記後，驗完行李，天已經黑了，等到六點半飛機才來，七點半起飛，九點四十分就到了昆明。

我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九日生的，照陰歷算是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七月初四日，和發生同年、同月、同日、今年八月九日在青木關，早晚兩頓飯無意中都有人請我吃麵；八月二十六日恰好和陰歷七月初四相當，於是我的四十三歲初度就在雲端裏度過了。人生本來是飄忽的，渺茫的，如果能夠「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終須盡，何復獨多慮」的話着，那麼整個的一生還不就象浮沉在雲海裏一樣？

x

x

x

x

x

我們這次綿延整三個月的長途旅行直到這一天才算結束。在昆明三年沒出過的汗都澀給四川了；辛辛苦苦吃粉飯灰餘下的一點積蓄也全賠乾了。而且流年不利的我，剛回到昆明不到一個星期，在路上蕩來的惡性瘧疾就發作了；兩次反復，幾天醫院，八針奎寧

兩斗 Quino-Plasmoquine，十五粒 Atebrin，半打補血針，一磅奶粉，十幾斤猪肝，幾百個雞蛋，我的天！我的兩月薪俸又貼進去了。然而我卻一點兒也不後悔，這種希奇的經驗不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將拿這篇信筆亂寫，冗長蕪雜的文章，永遠紀念着這一珍貴的回憶！並且，我從四川回來就在病榻上纏綿了兩個月，各方面的謝信都沒有寫，謹在這裏對於這次旅行中一切幫助我們，招待我們的友好一總致謝！

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寫起，十二月二十三日寫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四月再版(滬)

蜀

道

難

全  
一  
冊

著  
者

羅

莘

田

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代  
表  
人

盧

逮

曾

不  
版  
權  
准

# 82

609146



立獨